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九

嘉言

○讀書不破費讀書萬倍利。○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教子孫愚。○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能於釋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所得福德無量無邊。○演暢實相義開闡一乘法。廣導諸眾生令速成菩提。○說是經故得無量福漸具功德。疾成佛道。○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著。○讀是經者常無憂惱又無病痛顏色鮮白不生貧窮卑賤醜陋。

○燒香行禮晨夕誦經。冀諸雜想心注太真。剋得玄降。白日飛騰。○長齋誦靈章。五靈互相扶。功成天地基。世世慶有餘。○若復讀誦依經脩行晝夜不懈。是人所在自得安樂。隨所往生。○為諸天人演此妙寶。得悟之者。俾躋仙阼。○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我當與十成仙官隨所擁護。

感應

元奎正辛丑陝西有民家小兒甫三歲一日村巷中遇縣官喝道來衝前呼其名作揖曰相別頗久尚無恙縣官驚訝曰此小兒焉知我名乃進而問之小兒為言前生姓名又連舉舊典酬唱詩數首縣官始信其為故人也復與縣官言曰自與君別來已歷三生矣今得再相見於此萬幸也縣官因問曰汝前身喜潛心玩易尚能記憶否小兒笑曰真是曾用此工夫不虛費也言已別去縣官因言此人受用太極未動以前一著故能出生入死不受生死移換。

唐董雄河東人貞觀中為大理丞幼奉佛法蔬食多年因罪累與同列李敬玄王欣俱被維繫雄專念法華普門品滿三千遍以求脫免鏐忽夜解落雄驚告忻玄共視鏐堅全在地而鈎束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燭之而其恠重鏐封札而去雄但誦經不輟至五更又解落有聲雄復告忻玄等明日守一視之封題如故而鏐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鬼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信不信之咎方知佛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鏐亦解落視之

如雄無異不久俱免。

北齊後主隆化元年。法師曇遷。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曠。嘗講唯識論。遂感心熱。病專憑三寶。夜夢月墮其懷。乃擘而食之。脆如水片。既寤。所苦頓除。以食月成德。遂私名月德。後授人戒。常云。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

唐釋遺俗者。不測所遊。止醴泉山。專誦法華為業。乃至數千遍。貞觀中。因病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吾死之後。當以十年為限。試發視之。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為起一塔。庶生俗信。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讚歎。乃函盛。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

五代全州進士唐伯甫。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為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為我以法華經為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請曰。其他日亦得祿乎。謂之曰。雖有薄爾。遂出至家而甦。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晉有釋曇邃。求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鳩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講竟。神施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咒願畢。於是遂絕。

宋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經。每夜吟誦。常聞空中有彈指讚歎之聲。曾於大江遇風濤。船將覆。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勵彌復精勤矣。

唐貞觀中有王順山。悟真寺僧。訟幹夜於藍溪。忽聞有讀法華經者。其聲織遠。時星月迫臨。四望數十里。闐然無覩。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具白其事於羣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果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物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顛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脣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致於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讀法華經聲在石函中。

長安中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密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  
新羅僧在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牲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也

宋李元佐以紹興十六年監建州豐國監生女子賈民妻陳氏為乳母女  
既長因不復肯言歸媪賦性獷戾常與人競視同列無如也乾道四年女  
嫁王氏以其好罵弗與之俱後三年李為戶部郎陳死於臨安赴歛僧舍  
旋命僕泣火化將以其骨歸明日僕往收爐未出聞喧呼聲眾視之則有  
老幼數十人聚立火所曰火尸香如蓮花聞於外是異人也故來觀之僕  
為留一宿黎明呼僧誦經未集遠近已奔湊視灰中皆舍利眾競取之僕  
切於拾骸不暇尋覓只得十餘顆以歸色如泥金而光明可鑑其形若小  
兒高不盈寸李始嘆異訪諸媪云此媪平生險惡有何功力致然皆云無  
他善業但每朝早起即誦法華經十餘遍不能記全文唯止憶三兩句每  
日清晨鐘靜只聞如是而已媪生前罵人常積口業而用三十六年誦經  
之故獲報乃爾亦其善念堅固所致云

唐永徽年中太白山有兩僧名道祥慧悟祥持涅槃悟受華嚴忽有居士  
作禮請一僧齋僧云二人不知請誰居士云請華嚴師悟乃赴請於是居  
士置悟於衣上坐令其瞑目只耳聞颼颼風聲少頃放他開目不知到處  
唯見屋宇嚴麗延悟入堂禮佛繞畢忽五百僧翔空而至悟遂下坐居士  
語曰此日齋意在師一人雖五百羅漢臨時請耳師持華嚴是佛境界何  
得於小聖下坐引悟坐於聖眾之上齋罷居士令一童子送還童子請悟  
開口飛入口中悟即騰身空中謂祥曰神仙請齋遂獲神通今欲暫之金  
闕昇空而去

唐上元中洛州敬愛寺有律僧歸覲及鄭州界迫暮投店次有僧至不知  
其名並房安泊其後來僧謂主人曰貧道疲餒酒酷三升肉買一斤飲散  
迨盡律師怒而訶之身披法服恣散酒肉不知慙愧其僧默而不答少頃  
索水漱口端身趺坐緩緩梵音誦大方廣佛華嚴經入如是我聞至窮滅  
道場其僧口角兩邊俱發明光透射房舍泊至三更猶聞誦經聲聲不絕  
光明轉盛誦至六帙即歇收光其僧乃卧天明律師涕泣懺過輕謗聖賢  
願罪消滅

周僧起壽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拔四明翠岩禪師  
出家衣不繒纈。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  
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往天台。智者巖尤旬習定。有鳥尺  
鷁音晏巢於衣裓音得切。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  
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逸像。見普賢前蓮華在手。遂  
上智者巖。作二闡。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  
得誦經萬善闡。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脩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  
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初演法於雪竇。名寺建隆元年。  
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  
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嘆  
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  
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眾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晝放生。命  
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  
焚香告眾。跏趺而化。

昔佛告四眾。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倦。於多劫中。常作國  
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為於法故。捐捨國位。委政太子。擊鼓宣  
令。四方求法。誰能為我說大乘者。吾當終身供給。走使時有阿私仙人來  
白王言。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若不違我。當為宣說。王聞仙言。歡喜踊躍。  
即隨仙人供給。所須採果汲水。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為床座。身心無倦。  
于時奉事經於千載。為於法故。精勤給侍。令無乏。爾時王者。釋迦文是  
時仙人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密。成  
等正覺。廣度眾生。

昔過去日月淨明德佛。為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及菩薩聲聞眾。說法華經。  
是菩薩樂集苦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得現一切色身三昧。得此三  
昧已。即作念言。我得是三昧。皆是得聞法華經力。我今當供養於佛。及法  
華經。我雖以神力供養。不如以身供養。即於佛前。自然其身。光明徧照。八  
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是真精進。是真法供

養如來。

昔有四比丘於法華經極生殷重。卷舒秘教甘露未露。由是結契山林。共期佛慧。幽居日積。衣糧單盡。萬里雲霄之志。可得言我一人云。吾等四窮。尚不存身。法當安寄。汝三人宜以命奉道。我一人者。當給所須。自爾振錫門閭。以求供給。雖寒暑代謝。甘喜無愠。以故三人功圓事辦。一世之益。當無量生。其一人者。數涉人間。屢逢聲色。埽器未火。難可護持。偶見王者。出入車駕。喧闐生心。動念愛彼光榮。功德重脩。隨念受報。人間天上。常得為王。福雖不貴。亦有限也。三人既得道果。會而議曰。我免焚籠功。由此人。彼耽果報。增長有為。從此死已。當沉火坑。幸其未墜。正宜設化。一人云。此王着欲而復邪見。若非愛鉤。無由可拔。一人可作端正婦。二作聰明兒。兒婦之言。必當從順。如宜設化。果獲改邪。時國王者。即妙莊嚴王。今華德菩薩。是其婦。即淨德夫人。今光照莊嚴。相善薩是。而昔二子。即淨藏淨眼。今藥王藥上二菩薩是。

守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釋

物華壽卷七

五

教佛頂心陀羅尼為上。即求二經。後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過。焚香仰天。輪寫誠懷。九越兩歲。紹熙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分魁母子俱安。

昔天竺國有一阿蘭若

華言靜處

比丘名摩訶羅。讀摩訶衍。

華言大乘

德行彌著。

國王正信。普布髮掩泥。令比丘躡。又有比丘來白王言。此人不多讀經。何大供養。王言。我曾一日夜半欲見此比丘。即到其所。見彼在一窟中。讀法華經。有一金色光明人。乘白象王。合掌供養。我方親近。彼即滅沒。我問大德。以我來故。金色光明人滅耶。比丘言。此是徧吉菩薩。徧吉自言。若有人誦法華經。我當乘白象來教導之。我讀是經。徧吉自來矣。徧吉即法華經中普賢菩薩也。我聞是已。禮足而退。是故我今當當供養。

姚秦法師鳩摩羅什

華言名師也

龜茲國人。七歲出家。日誦千偈。其母嘗

携至月支國。見一羅漢。曰。此沙彌。至三十五。若不破戒。當大弘佛教。度無數人。戒若不全。止才明法師而已。母唯其言。一日謂曰。大闍東土。唯爾之

力。但於爾自身無益耳。什曰。大士之道。利彼亡軀。若使大法流傳。能洗蒙俗。雖身當鑊。鑊無恨矣。時苻堅據關中。太史奏云。有德星現外國分野。當有大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羅什。將非是耶。即遣呂光率兵伐龜茲。光既獲。什廻至涼州。聞苻堅為姚萇所害。乃據關外。檣號後涼。萇卒。子興。嚴位。廟庭。俄生連理樹。逍遙園。葱變為崖。以為祥瑞。遂伐呂光。迎什入長安。待以國師之禮。興於逍遙園引諸沙門聽什講說。什辯通華夏。覽舊經。與胡本乖謬。以弘始八年於草堂寺與僧侶音等八百餘人對舊經考校。譯此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後忽感疾。即語衆云。因法相遇。殊未盡心。無何緣謝。所譯法華等經。華共流布。若所譯無謬。愿焚軀後舌不焦爛。言訖而終。至於闍維。舌果不仄。

晉釋道生。從師姓竺。年在志學。吐納清新。人皆畏服之。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讚仰羣經。不憚勞苦。遂往關中。稟承羅什。辯問疑。卓成稱神悟。後遁蹟虎丘寺。有講臺石。至今存焉。或時居半塘。誦法華經。忽有一雉。常來聽受。一日不見。師念之。夜入夢云。某因聽經。遂獲改報。今在其家。為兒。子。待過數年。却來奉事。洎師詢之。果爾。及出家。無何。童子命終。因瘞于林。一夕。放光輝。照塘塢。鄉人異之。啓看。乃獲一舌。生青蓮華。因是起塔。後葺成寺。即半塘寺是也。

勸善書卷九

隋僧法俊。住碧澗寺。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示滅之日。仙樂盈空。天香亘野。衆見凌空西向而去。

隋僧等觀。生于富陽。孫氏為僧。已後。聞智者開法佛隴。遂往依。兼專誦法華。兼能講說。貞觀中。卦餘杭。法忍寺。講忽一夜。見神人曰。吾錢唐阜亭祠神也。師嘗經過廟庭。弟子巡遊。不值。今故持求。授戒法。師即為然。香末宣。至明日。夜半。奄然命終。

晉僧法莊。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山遠公弟子。性率直。以苦行有名。誦法華經。自為恒業。常於靜夜。鄰者每聞。師房前有兵仗羽衛之聲。

隋僧法京。姓朱。會稽人。年少聚沙為塔。萬文為殿。合掌稱佛。忽遇乞食僧。勸之曰。汝可往天台山出家。彼有初依菩薩說法化世。鬼即奔往。便侍智者。為弟子。智者笑曰。宿願力故。今得相遇。於是曉夕左右。服膺無懈。師因

教誦法華經一部兼脩懺法。後侍智者入廬山。即於陶侃瑞像閣內要制法華三昧。俄見一僧云。汝法名未勝。應改名為普明。則照了三世矣。自是從改為號。晚旋歸國清所居之房之水。師想念石上忽流泉。又嘗鑄丈六盧舍那像。感異人施金而隱。一時於赤城松林中現身高數十丈。章安頂禪師親見之。

陳僧慧思。武津李氏子。幼立志持戒。日唯一食。不受別供。十年專誦法華。七載常行方等。九旬常坐脩一行三昧。續詣北齊慧文禪師。所諮稟禪法。長夏攝心。夏滿受歲。慨無所證。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然開悟。法華三昧。及餘大小法門。後止光州大蘇山。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金字法華。衆請講二經。即與敷叙。莫非幽顯。次至南嶽。見林泉竦淨。乃曰。此古寺基也。依言掘之。果獲殿趾。器皿。又往巖下。乃曰。吾先世在此坐禪。為賊斬首。由此命終。又今世也。僉共尋覓。乃得枯骸。師得而頂戴。因起塔以報昔恩。陳宣帝詔住棲玄寺。道俗顛仰。忽有普賢摩頂。涌生肉髻。常往瓦棺。遇雨不濕。履泥不汙。或現身大小。或竅爾截身。瓶水常滿。若有天童給侍。臨終日。大

集門學說法。唱言衆聖相近。泯然命終。感異香滿室。遠近咸聞。時太建元年也。

陳僧智顛。裔出潁川。世居荊州華容縣。十八出家。湘州果願寺。二十剃髮受具。即往大賢山誦法華經。無量壽普賢觀。歷於二旬。三部終畢。後住瓦棺寺。首開法華玄義。隱居天台。初宴息於銀地。時經行於東南峯。或居方丈。誦法華經。而入三昧。衆魔惡鬼。競來惱害。師於禪定中。亦不覺神之變恠。一時講誦法華。感普賢乘白象。躡駕於前。隋煬帝居蕃。請為菩薩戒師。乃賜智者之號。後歸老天台。一夜忽夢大風吹壞寶塔。是時詔書連徵。至石城像前。遽云有疾。遂命弟子唱法華經。而自讚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

隋僧慧超。生丹陽沈氏。性溫裕。自幼從釋。專誦法華。聞光州思大禪師定慧雙明。毘尼律言。兼善。乃與智者虛心潔已。徇衣請業。思曰。超之神府得

忍人也。及游衡嶺。復與智者同塗。誦經移歲。後隱終南。八載行道。倍隆三慧。聞也。大唐伊始。榮重京師。師自入道。即誦連經。五十餘年。萬有餘徧。洎



寢疾將終召衆告曰。往返吾之常也。長生不忻。夕死不感。第一義空。清淨智觀。是吾凭仗。言已。向西而逝。遺言令露屍松石。以施禽獸。弟子依教。停一月餘。顏色如生。還累塔以窆之。

隋僧智藥。姓張。武清沂人。年十七。亡二親。漆患至篤。知無生意。夜忽見月。遂念月光菩薩。因而得差。深知三寶。是我依憑。即往安淨寺出家。挺志高邁。言行俱實。遊聞智者。悟解超羣。遂抵台嶺。服膺受道。智者察其根器。乃遣行法華三昧。洎脩至二七。初夜坐禪。乃見一九頭龍。從地涌出。上升虛空。璨明日白師。師曰。此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入法性空耳。又嘗於寶林寺。脩法華三昧。啓脩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藥師問之。荅曰。我來看燈耳。頻經數過。荅問如前。寺有慧成禪師。聞其事而言曰。彼堂內。後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警。是必相害也。天曉扣戶問之。見其猶在。甚喜。成因以報永陽王。王即遣數十兵吏。執杖防護。藥曰。命由業也。豈在防護。謝而去之。至第二夜。鬼即入來。徧打東西。於三七日。恒爾為惱。藥坦然無懼。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見。

勸善書卷九

隋僧大志。會稽顧氏子。發蒙出家。師事天台智者。智者見其形神灑落。高放物表。取名大志。誦法華經。紮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峯。行頭陀并華言行。有時投身猛獸。彼皆避去。嗟粒若盡。唯以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持福林寺。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遂身著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晝夜。誓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燃一臂。於蒿蕪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七衆通集。師絕糧三日。登大棚中。布裘其臂。灌之以蠟。如炬然之。光照巖岫。晃然大明。衆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讚佛德。或為衆說法。聲聲不絕。燒已下棚。跏趺入定。七日而卒。

隋僧道悅。俗張姓。荊州人也。十二出家。玉泉寺。器識沉邃。安貧苦節。長誦法華。以為德業。玉泉智者創置。未有鐘磬。師於泉源。得恆石一片。懸之。每誦經一卷。輒扣一下。聲韻清徹。聞者肅然。幽冥之徒。屢有祥感。知而不傳。嘗患水腹。急如鼓。一夜誦經。水忽流注。洪腫頓消。

晉僧靜生。蜀郡郫人。俗袁氏。少為僧。以苦行聞。成都守宋豐請主三賢寺。

誦法華經。又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忽有一虎來蹲於前。徹章乃去。後誦習次。常見四神人左右侍衛。年雖垂老。行業彌堅。洎感疾。即付囑門人。跌坐而化。

晉高昌僧法緒。德行嚴峻。飯蔬飲水。後入蜀居劉師家間。行頭陀行。甯兒見而不傷。常處石室。誦法華維摩淨名。光明三經。忽於一夏。在石室中。右脇命終。七日不壞。香氣襲人。每夕放光照徹數里。鄉人異之。即於屍上為起冢塔。

晉僧法義。俗姓竺。十三歲入道。專勤梵行。誦正法華經。住瓦棺寺。後還會稽寶山精舍。咸和二年染疾。誦習無虧。夜夢一僧為出腹。胃洗滌垢穢。洗已。還納腹中。夢覺疾即痊愈。晉帝嘗宣至禁中。授受五戒。供奉最厚。至太和年不疾而化。勅市新亭崗起塔安窆。

晉僧宣。法曠。俗阜氏。寓居吳興。志操高卓。戒行淵深。本師寢疾。曠為祈誠。禮懺。凡七晝夜。因感五色光明照室。其病即差。後止於潛青山石室。每言法華為會三之旨。無量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眾則講。平居則誦。

抄善書卷九

謝安為吳興守時。往展敬。晉簡文帝召至。命齋懺。以遣妖星。晚還禹穴昌原寺。為百姓拯救危苦。莫不效驗。有人常見師行坐間。每有鬼神數十輩。衛於前後。享年七十六。

晉建興二年。長沙縣西一百餘里。有青蓮花兩本。生於陸地。道俗爭觀。因掘其地。一丈二尺。得一瓦棺。而蓮出於棺之壞處。斲棺視之。有髑髏拴索。其蓮根生於齒頰間。時有說者曰。昔有僧不知名氏。誦蓮經十萬部。不疾而化。遺言使衣紙服。以瓦為棺。此其是矣。

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經為常業。初死。攢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朽。唯舌不壞。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終。置屍巖下。餘骸並朽。其舌如故。

宋僧慧紹。不知出處。孩孺時。母哺魚肉。即吐。自是不茹葷。八歲出家。為僧。通法華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止臨川招提寺。常念佛恩之重。誓欲捨身以報。乃願人所斫於東山石室。積高一丈。中開一龕。即還寺告師。師諫不從。於是剋日就山。建八關齋會。闔境雲奔。盈滿山谷。至夜。紹自行香。執

燭然薪爇龕而坐。誦藥王捨身品。火炎至額。猶聞經聲。大眾忽見一星大如斗。直下火中。俄而升天。咸謂天宮迎接之瑞。紹嘗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爾而生。道俗異之時。元嘉廿八年也。

宋僧瑜俗姓周。異興人也。弱冠出家。行業純備。於廬山南建招提寺。以居之。常持蓮經。未嘗少替。一日謂友人曰。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轍。獨何遠哉。遂積柴為龕。設齋辭衆。是日雲雨交零。乃發誓曰。若我捨身無悔。天當晴朗。不然即霽霈矣。言已。兩霽。至夜入龕。合掌跌坐。誦藥王本事品。火燄至體。其坐自若。衆見熱氣騰空。經日不散。時年四十四。過後十四日。瑜之舊房。忽生雙桐樹。枝葉豐茂。貫壤直聳。識者以為娑羅雙樹。克炳泥洹之道。瑜之庶幾。故見斯瑞。因號雙桐沙門。

宋僧慧益。廣陵人。出家壽春。後憩竹林寺。氣節卓越。精誦法華。誓願焚身。作真法供。凡在見聞。毀讚尤多。初絕粒。食酥油。後斷酥油。服香丸。雖四大綿薄。而精神警正。孝武深加敬異。遣使諫止。不從。以大明七年佛生日。於鐘山南。置鑊。辦油。乃詣闕辭帝。帝見改容。師再三囑以佛法。而退。帝親駕

勸善書卷九

十

見臨。時四衆奔集。師乃入鑊。纏以吉貝。灌之以油。將欲發火。帝復止之。益確固不從。且曰。微軀賤命。何足介聖意。願乞度二十人出家。為佛法助。勅許之。益執燭。自然合掌。誦藥王品。火至肩睫。猶聞其聲。衆見悲慟。響震山谷。帝忽聞空中笳管之聲。異香芬馥。盡日方還。是夜帝又夢益振錫而至。復囑以佛法。翌日帝設大會。度二十人。勅於燒。所建藥王寺云。

晉僧登師者。止住廬大林寺。通誦法華。晝夜不息。日忽見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安王聞之。累詔奉迎。因暫下山。王與四衆。嚴持香華。從師乞戒。登曰。白日喧雜。心多散亂。當於清夜受之。至夜正說戒相。三歸依時。師之口吻放光明。徧照大眾。衆見光明。競拜喧闐。師即不語。光便收歛。師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喧闐。光現。但是受戒祥瑞。未是得戒正緣。今更從初。大眾默然。師又說法。還復放光。衆又喧闐。因而且止。明日舟來。師即辭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不復迴也。即於是日倏然遁化。

晉僧法志。結菴餘杭山。誦法華經。朝夕不懈。有雉巢于菴之側。每聞誦經。

聲則翔集於座傍。若侍立聽受狀。如是者七年。一日憔悴。師撫之曰。汝雖羽族而能聽經。苟脫業軀。必生人道。明旦遽殞。師即瘞之。及夜方假寐。童子再拜曰。我即雉也。因聽師誦經。得脫羽類。今生於山前王氏家。為男子。右腋猶有雉毳。見可驗也。僧詰朝至其家問之。果然。王氏一日設齋。志方踵門。此子遽然曰。我和尚來也。舉眾異之。攜以示志。志撫之曰。此我雉兒耳。遂解衣周視。其腋下果有雉毳。志曰。至七歲宜聽出家。父母唯之。至時入山。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命云曇翼。授與蓮經。不遺一字。志師歸窈。翼即為此山第二祖矣。

宋僧弘明。生於會稽羸戾。出家雲門寺。節行孤高。人所具瞻。誦法華經。坐禪禮懺。六時不輟。感淨瓶之水常滿。人謂天諸童子給侍也。一日坐禪。次忽有一虎蹲伏于前。久之乃去。續往永興石姥巖入空。亦有山精來惱。明以腰繩繫之。精遂謝求脫。即曰。後不敢來。自爾絕跡。

齊僧慧豫。黃龍人。少務學。游京師。止靈相寺。徧參名師。或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誦法華大涅槃等經。一日寢卧。忽夢三人扣戶。衣冠鮮潔。執蓋相迎。問之。答曰。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緣未了。可延一年否。遂諾而去。至明年是日。復夢三人如初。因雨而卒。

宥僧了宣。四明寶林肄業。入南湖光嚴堂。閱大藏。預法華期懺二十七年。與榮行人最相善。一日詣榮室。默坐。榮問之。師曰。西歸有期。難忘道義。冀公淨土重會耳。榮喜曰。正所幸願。忽示疾。請眾諷彌陀經。念佛之際。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悉利。合掌而化。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異香噴人。士庶聞之。傾城來哀。闔維之處。舍利無算。

周釋慧命。法師長沙人。十五誦法華。纔七日。終一部。與法音為淨土友。一夕携手月下。相頌笑曰。時至不行。為貪生。西方有期。吾其去矣。音曰。寧不俟我十日命豎兩指曰。過此不可也。越二日果終。眾見天人下降。奇香異樂。咸唱善哉。後十日音亦亡。祥瑞悉與命同。

晉僧跋澄。年二十出家為僧。振罷魯鈍。固然無所措。立志誓誦蓮經。以求西邁。日記一行。或得半偈。如是勤苦。至八十歲。方通一部。一日忽見朱衣神人。手持請疏曰。天帝奉迎。大德跋澄。師曰。生來愚鈍。隨分誦持。專祈極

樂忉利雖是勝處，非所願也。神人辭去。又一時夢七寶大塔，身居第五層。望見七寶城階，無有涯際。外有二金剛執杵而立，數十青衣手執白拂，以拂階道。澄問答曰：「此是西方寶城階道，來迎澄夢覺，即語弟子曰：『汝將吾衣鉢，營大衆齋。』」又言：「汝等此時見千佛否？」答云：「不見。」又曰：「覺非常香氣否？」答云：「咸聞言已，向西奄然而化。」

梁僧法雲，陽羨人。俗周氏，其母始生，見雲氣滿室，因以雲為小字。七歲出家，立名法雲。年三十，講法華淨名，機辯風生，嘗於一寺講敷此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于堂內，不空不墜。講訖乃去。時誌公道超，方外或來雲所，曰：「吾欲解獅子吼，請師為說。」師即陞狴剖析，誌彈指曰：「善哉，微妙矣。」武帝一日以天亢陽，問誌曰：「何計得雨？」誌曰：「雲能致雨，當請雲師講經，雲講法華未畢，即大雨膏澤。」

梁時僧遷，出於嚴氏，自幼神俊，識者奇之。師侍法師道，則自弱冠便誦蓮經，數溢六千。一日坐而若寐，夢見普賢垂光照燭，親為摩頂，書而不傳。至將示寂，方陳同志法華大品涅槃等十八部經，各講數十徧，皆制義疏，流

傳後學。後歸窳子江陵中華山。

隋僧法崇，薦志經論，尤精法華。嘗至湘州麓山，山精化為夫人，詣崇請戒，因捨所居山為寺，未幾化洽湘土。

隋僧玄秀，居黃州隨華寺，性清志溫，常誦法華，每有異相，不以為奇。時當酷暑，師方誦經，友人遣价召師納涼，行至房前，忽見人馬羽衛怖懼而返，友人親往，所見果然。迴轉後門，兵甲彌多，填塞空中，不可踈數。四衆盛傳，咸曰神異。

隋僧生，孤雲之性，初無定安，但是伽藍，不問有無僧衆，於中止住，乞食自資。誦法華經滿一千部，即便移錫開皇中，至靈巖寺持誦，一夜忽見神人數十，俯伏聽受。生曰：「汝是何者？」神曰：「弟子是山神，住此已七百年。今聞法師誦經之聲，特來聽受。」請師為誦良久乃去。自是常來，師續詣相州法藏寺，建大藏於眼中，然燈供養大乘，旋誦不息，後終於彼。

隋大業中，虎丘有僧亮，十二出家稟學，唯誦法華，未滿四旬，一部通利。南齊僧智度，剡縣三生像前，節山舍利塔前，各然一指，以表慧燈供養，尋返。

故鄉止北禪寺。一日忽索湯盥沐與檀越作別。正坐而化。感異香滿室。唐百濟國沙門慧顯。少出家有大志。唯誦法華經。或有祈福請願無不如意。聞講三論便往聽受。法一染神。彌增慧解。初住本國脩德寺。有衆則講。無則清誦。四遠聞風咸來參侍。師厭於迎接。竭往南方達摩山。山極深險。顯坐其中。專業如故。遂終於彼。同學昇屍置石室中。虎獸身豸俱盡。唯鵲體與舌存焉。經于三年。其舌紅赤柔輒勝初。後變為紫色。其堅如石。道俗仰止無窮。累塔表識時貞觀初也。

隋僧法喜。生於襄陽李氏。七歲出家。荊州清溪寺。雖學諸經。唯以法華為宗骨。文帝勅住禪定寺。晚年欲祈通感。誓誦蓮經千遍。因不止舊房。巡繞塔寺。誓填本願。數滿八百。寺僧忽見一白馬駕寶車入喜房。後歸老廬。唐貞觀六年染疾。召門人曰。無常已至。勿事置擾。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衆忽聞林北有音樂車震之聲。因以報喜。喜曰。世間果報已捨。如何更生樂處。湏臾異香充室。端坐而化。

勸善書卷九

因見藥王捨身。便欲仰倣。私積柴木。誓欲行之。以貞觀末年。於靜夜中誦菩薩本事。以火焚燬。煙焰甚盛。卓爾跏趺。誦聲如故。衆於是時。忽見西方有大白光。流入火聚。燒已。收聚餘骸。即樹勝塔。勒石山中。以傳不朽。

隋僧慧旻。河東人也。九歲出塵。服勤白業。誦蓮華經。後主光興寺。講法華經。彈指之間。異香屢至。聽者雲集。咸言善瑞。感言善瑞。後遷通玄寺。結會行道者。一十七年。且不逾閭。隋末。崩離。吳中飢饉。四衆逃難。旻守死禪誦。大唐開化。止南澗寺。兩兔一鹿。相親同止。未終前三日。異香滿室。舉衆問師。師曰。吾後日當去。生。死。人。之。常。也。寄。世。若。行。雲。各。念。無。常。早。求。自。度。至。期。果。順。化。

唐桂府城外。江東五里有雉山寺。其始有一僧卓菴此地。日誦蓮華經。乃能講說。忽有一雉。常來伏翼聽受。終第五卷。雉即不來。後八年。山下民家生一男子。年始八歲。不葷不葷。不戲。堅欲拔其僧出家。父母聽之。既去。一日僧浴。舍兒淨背。堅不肯袒衣。僧問。答曰。其前身即雉也。因聽師講誦。故報為人。今腋下猶有雉毛。故不袒也。僧因授是經。前五卷。覽同蕉習。後二卷。則

不能也。從此山以雉名。因山置寺。寺猶存也。

隋僧智聰住揚州白馬寺。專習三論。尋渡江住安樂寺。值隋國亡。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虎馴逸。聰曰。吾已十日不食。命在呼吸間。卿可食之。虎作人言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見一老翁。腋下挟一小船來。曰。師欲渡江。即上船。其四虎見而淚出。聰曰。持危拔難。正在今日。即同四帝。利涉南岸。船及老人。忽然不見。聰領四虎。止西霞塔西。經行禪誦。誓不寢卧。安衆八十餘人。若有凶事。廟來大吼。由此警覺。至貞觀中。年九十九。於佛降生日。熏鑪徧禮。聖像還歸于靜室。端坐而化。

唐僧法嚮。揚州人。身長八尺。骨狀魁岸。十六出家。即事勤苦。通誦法華。以為德業。晚於西霞寺。創立法華堂。行智者法華三昧。三七精進。大獲靈瑞。知而不言。時有虎侵害人民。日計數十。道俗設禳災大齋。虎忽入堂。搏一人去。師隨後喚住曰。何故造次。今為設齋。可放此人。帝即放之。自後諸虎皆集。師以杖扣頭。為說正法。自此不復為害。

勸善書卷九

十四

為患。請轉法華經一部。禪師轉畢。遽有一朱衣佩劍來者。拜曰。前日妻子為兒所祟。蒙師轉經。今已得愈。特來相謝。聞師造殿。謹以錢十千相助。弟子是許將軍。師曰。公住何處。許曰。住師屋後。言訖不見。師遣人穿地尋之。乃見骸骨一具。佩劍橫身。人皆嘆異。師即祀而葬之。

唐僧法轍。絳州人。少而勤苦。通法華經。常以是業誘化一切。乃於孤山西河。造立堂宇。初置伽藍。處元無水。一旦地陷。清泉迸出。故秦州刺史房仁裕。申請寺額。即以陷泉為名。師又善持呪。多有應驗。永徽二年二月。自知將死。囑付徒衆。端然坐逝。時天色晴朗。雨華如雪。香而不釋。樹枝草葉。白同粉色。周二里餘。三日始隱。終後三年。坐身不壞。

唐釋大義。蕭山徐氏子。生而英特。十二從釋山陰靈隱寺。凡是經教。開卷必通。開元中。喪其親。因入天台佛隴。閱大藏。報劬勞。謁見左溪。稟承止觀。超然悟心。以畢大事。平生誦法華。涅槃大小戒本。以為行業。終時咸聞空中有奏天樂之聲。

唐僧遂端。俗張氏。授師於明之德閭寺。為人質直清粹。不妄交游。師授蓮

經誦猶宿習。人皆駭歎。十二時中。口吻不輟。至老不懈。咸通二年。跣跡而絕。須臾。口生青蓮華七朵。芬芳香潔。遠近聚觀。於是造龕寔於東山之下。經二十餘年。塔內屢見光現。及啓視之。形質如生。遂迎還寺。凍紵飾之。

唐僧元慧。晉平原內史陸機之裔。髫齡頓悟。長而溫潤。出塵納戒之後。入五臺山。觀禮聖迹。歸建興寺。立志持三白。會昌中。遭沙汰。宣宗朝。還入法流。咸通年。送佛骨舍利往鳳翔。鍊左拇指。口誦蓮經。其指復生。所誦法華。平生不計其數。三白者。白飯。白水。白盞也。又身不偏觸。口誦真經。意不妄緣。此三明白。享此嘉名。以故。吳人呼為三白和尚。

唐僧鴻。莒即楚公之兄也。出家越之龍宮寺。精通蓮經。晝夜讀誦。每見鬼神扶衛。或為添香然燈。至後唐長興中。不疾坐亡。至于三更。手敲龕門曰。吾緣佛土善友。熈服裝不淨。以故轉來。易畢。再坐去。至於七日。頂上猶暖。葬後。每有一虎。遶塔號叫。

唐釋貞。諱姓包。吳郡人。十三出家。龍興寺。守性沉靜。夕陰是競。方逾一稔。誦徹蓮經。用是為常業。日周二部。十九祝髮。自是伊洛晉郊。凡有講筵。莫

不叅聽。天祐中。至京相國寺寓舍。講法華經十許遍。後會宋州師孔公。仰師高行。即給俸於西塔院。置長講法華堂。後將終。自具湯沐。更淨念。唱上生禮佛。忽望空合掌曰。勞煩衆聖。排空相迎。徒侶爾時並聞天樂之聲。頃刻而卒。

昔潭州門裏街北巷。有青衣寺。有僧亡其名。於此地誦法華經。每致靈異。世不具傳。一時感二青衣童子侍奉。死後葬之。忽於冢上生二蓮華。發而看之。乃自舌根而出。因建此寺。遂以青衣為名焉。

唐中書令岑文本。本注陵人。少懷正信。常誦法華普門品。偶公幹乘船過吳松江。中流風作。人船俱沒。文本浮在水面。聞人語曰。但念佛誦經。必不死也。如是者三。自此隨波達于北岸。後於江陵設齋。雲徒並集。有一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遇害。當逢太平。致富貴也。言已而去。文本忽一時食椀中。得舍利二顆。獲太平富貴。皆如僧言。

隋開皇年。臨沂有王梵行。少警兩目。其母慈念。接法華經。誦計一萬七千部。其後目雖瞽。其日夕往返。織篋縫衣等事。皆無礙。人疑其別有所得。



問之終不肯說。布衣蔬食。終身不娶。年七十一而終。遺言送屍林野。任禽獸散食。肉盡骨存。古則不壞。色如蓮華。

唐王淹琅琊臨沂人。祖父皆顯宦。淹官至黃門侍郎。生而魯鈍。專樂大乘法華一部。終始誦遍。後病亡。有弟固即新安太守。亦誦蓮經。忽夢兄曰。吾生西方。在鐵葉蓮華胎內五百年。華開始得見佛。以苦志誦經。故得西方之生。以魯鈍故。尚受胎報。告汝等知。當思來報。勤心經典。勿懈怠也。言已而別。

隋陸淳吳郡人。雖居俗舍。心常慕道。法華一部。月夕誦持。後忽病。一向仰臥。開眼看屋。了不暫瞬。有知識僧來問疾。君何仰卧視屋耶。答曰。佛記陸淳當生夜摩天。今見彼天宮殿城闕。及諸天衆。以故我今願盼不倦。過四日遂終。

宋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妾王慧稱少而信向。年大彌篤。誦法華經。輒見浦中有新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趺高二尺一寸。跌銘云。建安五年歲在庚辰。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

元鐵鏡和尚。住何山座下。有恭都寺者。西明人。蘆介自持。精備梵行。日誦法華一部。臨終無疾苦。更衣坐逝。闍維。舌根不壞。

宋紹興二十八年。無為軍指使李遇迎新郡太守於城西。既行十餘里。聞尚遠。遂還家。忽見百許人從路傍出。皆如三五歲兒。大呼而前。合圍擊之。李初不懼。相與毆。每奮拳必十數。輩仆地繞仆即起。已散復合。如是數四。有躍而登肩取巾搗駭者。李益窘走不可脫。且擊且前。俄一老叟布袍草屨。不知自何來。厲聲咄曰。此官人常持法華經。若損他豈不累我。叱令退。鬼遂散。老人亦不見。李迴及門。不能行。門卒扶以歸。至家。昏不醒。諸子揭衣視之。但青痕徧體。即就其處招魂。請僧誦蓮經。涉半年餘。始能策杖而行。老人疑土地神云。

宋陸沅道號省菴居士。住明之橫溪。文章左丞陸佃之孫。官至刑部都官郎中。任福建提舉。丁母憂而歸。中交代鄭興裔之言。問退于家。客至必合。不而言曰。某與鄭無隙。此厯劫中冤耳。果此心不妄。必彼此酬酢。無了時也。予謹當以善法而解之。遂一志持蓮經。每晨起。即澡浴更衣。入淨室中。

焚香跣趺。目不他瞬。首唱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福不禳災。世緣  
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迴。然後開卷而讀。不緩不急。聲如貫珠。日一  
徧者三十年。登八秩。增至三部。賦詩見意。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即以  
紙界方窠。劃滿百部為一圖子。積成巨軸。總其數則九千四百八十五矣。  
計其卷則六萬六千三百九十五矣。餘暇又閱毘盧大藏。凡是台教律部  
少林心宗。無不博究。復誦彌陀佛號。一意西馳。紹熙五年。壽八十五。四月  
六日。玄湯淨身。冠衣整容。就寢而逝。洎殮。入忽聞蓮華馥郁之氣。皆不知  
來處。近抱之。蓋噴之於口鼻中也。是時女人多不聞香。豈五障所蔽乎。  
唐淮寧近城河北岸。有華臺寺。其始乃一大姓家。有室女能誦法華經。其  
兄娶妻。心亦樂學。未幾姑與嫂俱能背誦。每至更闌夜靜。月白風清。二人  
同聲以誦。雖世之曼玉銷金。無以並其韻矣。一時病。姑嫂併殂。異日嫂墓  
忽生紅蓮一朶。開敷妙盛。人悉異之。啓看乃見蓮根自嫂之口。連貫姑墓。  
又發姑墓。其根蓋出于姑之舌本焉。蓋嫂之經後姑以授。表相因由也。  
唐武德中。都水使蘇長授巴州刺史。帶家族赴官。因渡嘉陵江。中流風作。

船帆傾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喪失。唯一女使常讀法華經。浪入船中。女  
乃頭戴經函。誓與俱沒。既而女即不沉。隨波泛泛。頃刻至岸。捧函而上。開  
視其經。了無沾濕。此女後嫁於揚州。其篤信讀誦。愈於舊也。

宋紹興末。奉化縣有姓趙人。其母平日重佛齋戒。誦法華經。房下有一女  
使。每竊聽。久之忽記得四句。所謂青蓮華香。白蓮華香。華樹香。果樹香。自  
此動靜施為。常吟咏不絕。人聞之。謂為咲語。殊不知此女亦有用心處。一  
日作事乖主意。蕪楚至死。遂以其屍潛瘞後園。異時忽於其上。秀出青蓮  
華一朶。香色可愛。餘人不知其因。獨趙母默而識之。蓋所誦四句。經感應  
之如是也。趙母復不匿其德。密說與虛堂法師。本空。空每舉此以化人。

唐天童山景德禪寺。始西晉時。有學佛者立祠巖下。垂四百載。至開元二  
十年。高僧法璿按圖記。被榛莽得故跡。造精舍於山麓之東。祕書省正字  
萬齊融。首建多寶塔于西南隅。峭拔數仞。法璿居此。日誦法華經。感天童  
躡雲升降。捧天食來供。師遇夜則繞塔行道。人遙見師身與塔之相輪等。  
初母夫人夢吉祥天女。引行摩利上宮。已而姪師焉。茲所謂太白禪師也。

寺有范的撰記備述其事。

梁尼諱道蹟號總持不知何許人得法於菩提達磨遁居湖州下嶺之頂峯晝夜誦法華經滿十萬部幾二十年不下山後歸窳塔全身於結廬之所至大同元年塔內忽有青蓮華一朵道俗異之因啓看見尼肉身不壞其華從舌根生又於中獲蓮經一部州郡錄實表奏勅置法華寺。

唐吳興僧抱至母梅氏孛協靈祥即惡輩穢詆齷歲即思佛乘遂於尼總持法華寺出家願誦蓮經二月通貫自此日持七部年登二十七詣京受戒時肅宗皇帝夜夢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光吳音清亮洎翌旦陞朝勅京城僧能誦法華者二百餘人並入禁中帝視之皆非所夢者其抱玉方一闕關令問其遠來之意答云善誦蓮經特來受戒也令奏帝即降旨召見帝曰朕所夢者音容宛若遂勅令上殿賜坐誦經至隨喜功德品口角放五色光帝大悅曰朕夢中所觀之光即此也經纔畢賜七寶湯令別築香壇專為受戒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居京三年專一持誦又勅千福寺行道經四七日而梵音徧滿常通聖聽別居藍田精舍復詔住資聖寺

勅華善卷九

十八

光以慈親在吳上表乞歸報恩勅不允再加首飾戴法華經誦念尋有詔許還光奏曰臣歸鄉有三願就養老母一也乞度天下僧一也願增造法華寺三也詔並許勅湖州以官緡增廣寺宇賜墨詔一道多寶塔一所彌勒像一軸金字蓮經一部七寶念珠一副奴一人侍行既歸乃依法華寺松逕築菴以居日持華偈報上大恩至永貞改元季冬徃別剌史頽防善曰余去矣人世無常猶如夢幻還寺慨然坐逝感異香飄拂三日不消葬于菴側時衆咸謂師即梁朝尼總持後身師居藍田日寺僧先夢天童來降告言大光經聲通于有頂非聊爾也光一日宴坐道場自見神人從天而下以手按摩于心自爾功力彌著形神不勞師偶山行忽墜龍井即思多寶佛塔願持此品十萬徧恍然奮脫有若神人捧出後詔住資聖寺寺文德皇后造忽遭回祿於瓦礫中得數部經不損一字以事奏聞降旨重造光覽其經倍加精進次乞歸吳地既止烏程相國李紳刺于吳興醉於持經道場夜醒忽見白光滿室徃覘光公宴坐持經光起而門經聲向息光亦隨歛。

宋太平興國中。江南僧懷德。自離俗。謹厚飭身。誦通法華。因以得度。自爾雖登講席。終以誦持為專。務晚游泗上。禮僧伽塔。屬太宗遣使賫幡華上供。德誓欲焚身供養。先捨衣孟。設齋次衣以紙服。纏身灌蠟。禮辭衆僧。手執雙燭。登柴積上。發火誦經。至火焰煙高。猶聞誦經之聲不輟。及收餘骨。舍利尤多。遠近莫不稱嘆。

宋僧紹巖。雍州劉氏子。七歲入道。凡百經書。覽同溫習。遊方至杭州。掛錫水心寺。恒持法華經。不捨晝夜。俄感陸地生蓮華。舉城瞻矚。巖亟蹂之。因發誓。仰做藥王。焚身時。錢王篤重歸心。苦留乃止。尋復潛往。投身曹娥江。用飼魚腹。投而不沉。云有若神人捧足。適漁者救之。錢王即造上方院。召以居焉。開寶中。感疾不救。藥石即頤。命曰。吾誦蓮經及二萬部。決以安養為期。今幸遂懷。言已坐亡。襄事官供茶吐于龍井山。獲舍利無筭。骨猶玉瑩。乃以石函寘于影堂。太師孫承祐製碑。

宋咸都府有僧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兩亂於蜀。亦不遇害。一日忽見山僕曰。先生來晨請師誦經。在藥市奉迎。至則已在。引入溪嶺。數重煙

翠。見一跨溪山閣。乃其居也。僕出曰。先生請師誦經。老病起遲。若至寶塔品。乞見報師報之。先生果出。野服藜杖。兩眉垂肩。嘿揖焚香。側聽而入。齋則藤盤竹箸。林飯杞菊。不調塩酪。美若甘露。飯訖。卞觀一鏡。僕曰。先生寄語遠來。不及攀送。僕即送行。僧於中途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何名。僕即於僧掌書思邈二字。僧嗟駭。僕忽不見。凡尋三日。竟迷路踪。歸視觀金。乃金錢一百。由茲一鏡。身軀無疾。至大宋元禧中。年一百五十歲。長游都市。後隱不見。

晉僧景超。素持戒範。性質直。不苟循。解包廬山。唯誦妙經為常務。禮華嚴經。一字一拜。已及二徧。乃燒一指為供。次禮法華。煉指亦然。自後身膚內隱隱出舍利。磊落圓瑩。或有求者。坐席行地皆獲之。石晉天福中。卒於菴所。

漢僧洪真。滑州淳于氏之子。少悟塵樊。決求出離。介然之性。雲鶴相高。師授妙法。舉通利。生來所誦。約一萬過。鎧甲精進。餘無過事。後詣朝上表。乞焚身供養佛塔。勅不允。真歎曰。善根微弱。魔障尤強。遂退廣愛寺。聲捨

衣孟作非特施。忽怡然坐逝。經于數日。額貌如生。消還化。舌根儼在。益更鮮紅。伊洛之人重之如佛。

宋明州開元僧。可久常誦蓮經。時稱久法華。元祐八年。無病端然坐亡。過三日忽甦。云吾已神遊淨土。其土之相與十六觀經所說莊嚴一同。七寶池中。所有蓮臺。皆書當生者姓名。一紫金臺書云大宋成都府廣教院熏法華。已生其中。又一金臺書明州孫十二郎。又一金臺書明州久法華。又一銀臺書明州徐道姑。言訖復坐去。至後五年徐道姑果坐亡。亡時聞異香滿室。過十二年孫十二郎卒。時聞天樂之聲。靈瑞重疊。人皆仰之。

宋僧若觀。世烏鎮人。俗姓錢氏。後釋於嘉會院。立行卓爾。四眾欽之。紹興十八年。嘗結緇白菟脩行淨業。其勸化榜子云。某伏念生死無際。輪迴不息。唯安養之歸。則無退轉。某遁跡山間。生滅夢幻。幾二十年。不入城市。常看法華光明二經。每日各一徧終。始不倦。誓與法界眾生莊嚴淨土。入會者各念佛號十萬聲。先得道者迺相度脫。前後命終。各執青蓮華。往生淨土。一日空相講主見訪。齋爨。食方三味。忽索筆書偈。趺坐而終。空相證明。大為勝異。茶吐正值日輪當午。舍利迸出。光瑩奪目。道俗競取。而骨亦不存。

勸善言卷九

二十

宋僧從雅。錢塘人。肄業淨住院。依天竺海月都師。得台衡三觀之傳。然無經世意。乃曰。慕虛名。爭如脩實行。言清行濁。聖賢所呵。遂歸南山天王院。專以讀誦為業。平生閱法華經五藏。金剛四藏。彌陀十藏。禮釋迦三十萬拜。禮真身塔十遍。每一字三拜。禮法華經三遍。禮彌陀佛一百萬拜。誦此佛號五千萬聲。時憲使楊傑。嘉其精脩。以所撰安樂國贊十章贈之。師欲以此化導無窮。遂圖三輩九品真容。列以贊文。刊石淨住院。一生坐不肯西。其精誠類如此。後無疾坐逝。感異香滿室。天樂盈空。人皆謂西聖來迎之兆矣。

宋僧思聰。錢塘人。年十五入天竺靈隱山。就法安寺出家。立志勤苦。每日出城化僧供。夜而不寢。專誦蓮經。至二十歲。掇經授試。師預選僧。自此日持二部。餘則又稱佛號。或謂之曰。誦經足矣。何必更稱佛乎。師曰。命終欲生其國。安得不繫念在心。一日感氣疾。乃曰。某夜來已見佛菩薩眾。並云。

同來接引。更兩日。吾其行矣。弟子祖安曰。恐是魔境。不可擅隨。師曰。吾命終時。若於空中。生蓮華。則往淨土之驗矣。過兩日。天始拂明。命安聲磬曰。佛及菩薩。已滿虛空。衆共稱佛。奄然而終。探其身皆冷。唯胸前如掌許溫潤。有若蓮華敷榮之狀。果符所說矣。

宋僧靈照。東陽人也。生而傑異。志願為僧。自入空門。未嘗偃卧。晝夜禮誦。未逾一月。通法華光明二經。年過弱冠。中試經第。進具以來。負笈教庠。盡得天台三觀之道。累尸名利。晚止華亭。絕果。元豐間。結諸善知識為社。仰東林之風。慕西方之訓。嘗夢彌陀三聖師。跪而問曰。某一生誦經。期生淨土。為果願否。觀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則生。勿復疑之。又於靜夜誦經。夢睹普賢。因即發心造菩薩像。誓誦蓮經一萬部。以嚴淨報。餘之所誦。不計其數。忽卧疾。謂衆曰。吾病中見有異相。淨土之期決矣。遂累足而殂。聞維舌根不爛。柔潤如生。舍利遍流。赤白相間。

宋僧可諒。俗楊氏。鄞人也。七歲出家。誦通法華二十二策經。落髮。師風骨清聳。志趣不羣。攝威儀。謹言語。課誦佛書。日有常度。恪備淨業。一覽大藏。

勸善書卷九

三二

經。兀戴熏脩法華懺。行住坐卧。常在其中。不見世間過患。日寢疾。召弟子曰。吾大事將至。汝當精進行道。毋忽吾言。吾平生進脩。未嘗犯戒。若實得道。死必有異。過數日。俄而床足土上。產芝草一本。其色白。其紋如蓮華。師見而言曰。吾居現此。去時至矣。即書偈曰。無經可誦。無佛可念。今日臨行。大家證驗。投筆跣趺而逝。

宋僧惠詢。道彌月堂。俗陳氏。永嘉人。自童齡。舉止傑異。因捨從釋。肄業祖印院。師授法華。登案數遍。即背讀。人皆駭異。披緇已挺志于學。行愈勤。蓮經七軸。日課為常。縱祈寒隆暑。寢病亦復不懈。十載于茲。言行俱滿。一日。屬疾。氣色將行。弟子請說法。師曰。法豈有說耶。即索筆書偈告衆。驟稱佛號。垂手兩結。彌陀印。跏趺而終。遺言依五天佛制。火浴法。骨分為二。一附胸山。親壟。一塔南城。祖原議者。以諸祖皆空全身。遂雍頂駭。以表師志。將一歲。猶未往。偶學者至。啓駭瞻禮。忽睹舍利盈掬。光彩陸離。提舉陸沅為之贊。

宋僧雲左。出家鄞之海慧院。素持法華經。策試得度。自是然學白宗。雖往

返江山多歷年所而不廢所業晚歸廬慶四十餘年靜處一室清誦琅然日以四部為率年八十餘偶老病不至困瘠即索湯沐浴更衣整肅台同袍諷四安樂行少選之間端坐而逝消後火化煙燄上作金色或五色芬芳至收餘骨得黑堅固其相內空外圓狀似棗子數珠人頗異之

陳華手尼高郵縣人志節霜淨言行水清誦法華不捨晝夜初誦一卷忽於右手爪上生一華狀如綾絲次第誦至第五五指爪上皆生一華誦徹六七掌上併生二華大過爪上由是聲傳帝闕陳武帝召入看之從此郡人競呼為華手尼

陳僧玄光海東熊州人少厭俗塵專脩梵行泊長遂越滄溟求中國禪法於是往衡山參思大禪師思察其根器授以四安樂行俄證法華三昧返錫江南附舟至于大洋偶見彩雲雅樂絳節而至空中聲曰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於龍宮說親證法門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尋入宮城不類人間官府無非鱗介鬼神既登寶殿陟高臺如問而談者凡七日事畢王躬送別光復登舟舟人謂泛洋不進者半日而已

唐尼法潤住丹陽三昧王寺自少入道精脩禪慧通誦蓮經日夕不替至七十四而化遺言令露屍施生命弟子遵承蟲獸取盡唯心舌俱存舌猶赤色心稍黑焉衆即起塔緘奉

齊并州東罕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黃白相間忽得一物狀如兩唇中有一舌鮮紅赤色州縣異之以事申奏上問臣僚皆無答者即詔沙門大統法上上奏曰此是持法華經者六根不壞報也其誦千部徵驗如是帝遂勅中書高瑜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瑜承命而往乃集諸持法華經僧執鑪旋繞宣誦此經而告之曰菩薩涅槃以經像法流行欲無謬者請現靈瑞言已聲誦此之脣舌時鼓動有如讀誦之相四衆觀見莫不毛豎瑜回奏詔以石函緘之立塔旌表

梁庾說字彥寶新野人幼聰警篤學經史賦性夷簡特愛林泉蔬食弊者不事產業少與武帝相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又詔為黃門侍郎並稱疾不起晚年專志釋教宅內立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忽於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說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寢

病既愈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遽然而化。舉室咸聞空中唱上  
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詔謚貞節處士。

宋撫州有華嚴寺在縣南七十步。於昔李唐朝號光度寺。蓋唐有優婆塞

華言近於此地專誦蓮經。一日忽見老叟言是潭陂七郎君。潭陂七郎君廟在郡祀典

告曰。願輟誦少頃。假道以過。旦日當為營建精舍。是夕雷電風雨大作。晚

霽。遽見棟椽椽益壘其上。爾後優婆塞歸窹以全身塔于寺南。至宋祥

符中塔內忽生蓮華七朵。舉郡異之。

宋范儼仁和縣人。常時蔬食。不涉世緣。其子不能治家儼不之顧。但云我  
自是寄客耳。於是日讀法華經。專心不懈。復書寫是經一部。犬觀中年七  
十餘。偶呼甥徐侃曰。汝當為吾治後事。吾祇三兩日在。侃續聞儼在佛堂  
中。高聲呼普賢菩薩。應諾數番。多云固是兩字。侃問之。答曰。我見普賢乘  
六牙白象。光明射我。純作金色。謂我嘗誦法華經。念弥陀佛。得生淨土。故  
來相報。汝明日卯時當行。吾與彼佛同來接引。我從此應諾也。至時儼即  
念佛菩薩。便覩眾聖授手。自稱儼是何人。得佛菩薩接引。連言實是難當。

遂就塵合掌瞑目而去。

勸善言卷九

十三

唐聖曆中有沙彌名弥伽。雖未受具。身意清淨。專誦華嚴。一日帝釋遣使  
迎請伽曰。未審天帝何緣見命。使曰。帝與脩羅時戰。欲求法力加彼。伽曰。  
沙彌無法。使曰。唯見法師專持華嚴。可為天人福田。所以見迎耳。於是受  
請。閉目俄頃。便至天宮。延請入殿。誦華嚴經。坐于寶臺。乘空而行。向其敵  
所。脩羅軍眾睹此。威靈怖竄。竊孔之中。帝喜迎師。還宮供養。施以七珍異  
寶。又白師言。若酒長生之藥。當以奉上。師曰。割愛出家。求無上道。世間珍  
異及長生事。非所志焉。帝釋禮謝曰。成菩提時。願相救度。遣使送還。

宋荆王夫人王氏。元祐中事西方。諫經佛甚精恪。獨一妾懈慢。夫人將逐

之。其妾悲悔。極加精進。一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夫人忽夢妾起居。叙謝

因夫人。訊責。今獲往生。夫人曰。西方可往。不妾曰。但隨妾行。夫人隨之。見

二池。皆白蓮華。或榮或悴。妾曰。此皆世間發心。脩西方人也。世間纔發一

念。池中即生一華。隨其勤惰。榮悴各異。中有一華朝服而坐。其友飄揚隨

風消散。即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妾曰。此楊傑也。又有一華朝服坐上。其華



稍悴曰此馬珩也。復前導數里。遙望金壇光明交徹。妾曰。此夫人化生處。上品上生也。徐訪揚傑則已亡。馬珩則無恙。後夫人於生日。秉鑪焚香。望觀音閣佇立而化。

隋大業中。秦州有慕容文策。誦法華。金剛晝夜不息。一日忽有二人持文帖。一通示云。閻羅大王遣追汝。可便行。策驚怕。隨使至一大城。墻郭六重。門戶異閭。過已便見宮殿。閻王正坐。部衛威嚴。下有男女諸國殊形。一一唱名。至文策。王問行業。策答以能誦金剛法華。齋戒等事。王合掌令所由考籍。云未合死。王判放還。策西去。不知途路。忽逢一沙彌云。可隨吾後來。過六重門。遇黑闇處。沙彌手執明炬。遂得出。而復生。策由此精苦念誦。宋僧惟渡。錢塘金氏子。推歲離俗。克勤蓮經。考試中策。即預法流。立志深靜。杜門謝事。聲誦此經。足五千遍。自康定二年起。首閱藏。每卷終誦心經五卷。一藏皆滿。五藏心經亦圓。如是者三過。看華嚴經二百部。光明經五千部。心經一百藏。金剛小彌陀大悲咒各二十藏。楞嚴圓覺維摩各三千部。千佛名經二千部。彌陀尊號一千萬聲。所有善因。一意莊嚴淨土。崇寧

元年秋。偶瘵捏印坐亡。壽八十九。火浴。口齒數珠不灰。

宋僧輩異生。姚江杜氏。脫素于龍泉寺。皇祐中。普恩得度。習治教於兩浙。所業既遂。即還舊居。或以住持強之。皆確然不就。晚年掩關絕事。專脩淨業。誦法華經滿五千部。普賢觀彌陀經一萬卷。佛號不計數。崇寧改元。忽染疾。召徒屬焚香告曰。吾生淨土時已到矣。當乘金剛臺。隨佛西邁。願勉力進脩。可得相見。言訖。手結佛印。泊然坐殞。茶毗舌根數珠不朽。人所敬歎。

劉宋。尼慧玉。長安人。勤戒行善。道德通備。教化游行。不避寒暑。住江陵牧牛寺。誦法華楞嚴等經。旬日通利。世以為奇。元嘉中。焚香禮佛。誓曰。吾若誠心有感。捨身之後。必見佛土。七日之中。願見佛光。至于五夜。寺東樹林。忽現光相。形色赫然。衆見歡喜。即於發光之地。起立禪堂。以安清衆。

唐法師廣。脩俗劉武東陽人也。天姿貞亮。卓爾具體。日誦法華經。及維摩光明等六時行道。老而益堅。每年行七七日。戴摩。蓋止觀中第四。隨自意三昧也。後以三觀付門人物外。會昌中。没于禪林寺。遷神於佛隴金地。弟

子良汝發墳火化。洎收舍利一千餘粒。建塔藏之。

魏沙門曇鸞。洛下遇菩提流支。名僧問曰。佛道有長生乎。支笑曰。長生不

死。吾佛道也。既授以觀音經。曰。能解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轉。師承

其語。晝夜專誦觀音經。脩三福業。觀想九品。北魏主嘉。之彌神鸞。勅住汾

州玄中寺。夕正持誦。見梵僧入室。謂曰。吾龍樹也。以汝有淨土之念。故

來見汝。鸞曰。何以教我。僧曰。已去不可及。未來未可追。見在今何在。白駒

難與回。言訖不見。鸞即令弟子同音唱佛。西向瞑目而化。

隋僧慧恭。俗周氏。成都府人。從釋招提寺。與僧慧遠結契。勤學取成。法器

遠往長安。聽成實論。還鄉講授。卓爾絕倫。恭去荆揚。訪道而歸。契闊三十

年。夜話次。遠語如沆。恭杜無所對。遠譏之。恭曰。賦性至愚。無所解也。遠曰。

可不誦得一經乎。恭曰。誦得普門品。遠猶輕之。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宣

當為。兄誦一遍。恭即敷座而誦。繞發聲。覺有香氣。次見天花零亂。天樂寮

亮經已。便息。遠作禮稱讚。願留教誨。恭曰。非某之力。諸佛力耳。恭即拂袖

而去。不知所終。

宋潞州人周開山。誦華嚴經。甚是虔誠。時澤州東門有一僧。能誦金剛經。二人一時俱暴死。同至冥府。王延請開山。誦所業經。甚禮敬之。又延僧誦金剛經。心不甚敬。誦訖。王問典簿云。二人俱有壽。遂皆放還。其時誦金剛經。僧恃所誦多。王不甚敬禮。心大愧。乃問開山。所住何處。後願相尋。二人既蘇。誦金剛經。僧往潞州。訪得開山。問其所以。開山曰。每誦此經。必精潔衣服。洒掃淨室。然後燒香。呪願。肅心。啓口。常如對佛。不敢怠忽。僧乃謝曰。吾有罪矣。吾每誦經。居常輕率。身口不淨。誠意不至。古人有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僧自此誦經之際。必極至誠。不敢惰慢。

宋建初中。有僧普明。少出家。性純素。常蔬食。布衣。以法華維摩為日課。每

誦至勸發品。即見普賢乘象。前立。誦維摩時。即聞空中有倡樂之聲。鄉人

王道真。妻病革。請師持呪。方入門。病者悶絕。忽見一物如狸。長數尺。從狗

竇出。其病即愈。又嘗行水旁。有巫者云。神明見明法師。悉皆奔走。

晉周璠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璠年十六。便菜食。持齋。諷誦。正月長齋

竟。延僧設爇。八關齋。至鄉市寺。請其師立僧寮。及支法階。坐佛寮。令持小

品齋日轉讀。至日三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意甚惆悵。瑤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訖。舉家恨不得經。密盜蹑踏有頃。聞有叩門者。言送小品。瑤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少著單衣。袂先所不識。又非人行時。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年少不進。期夜當來聽經。比道人出。忽不復見。白氣遍一宅中。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厨中。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儼然如故。於是村中有十餘家。咸皆奉佛。益敬愛瑤。瑤遂出家。字曇疑。諷誦眾經。至二十萬言。昔有一比丘。誦阿彌陀佛經。及大般若波羅密經。是人欲死。語弟子言。阿彌陀佛與其大眾俱來。須臾命終。命終之後。弟子燒之。明日收灰。見舌不燒。

梁富陽齊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維摩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懸泉林寺。寺常有鬼恠。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惠韶為屋所壓。頭陷入冑。琳為韶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竟。見帛上有人跡。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

勸善書卷九

二十六

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塘。東垆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浦中。暮還五丈。米達行一里許。先是空垆。忽見四匹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是佛弟子。何故捉我。吏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鹿子經。便為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知是鬼。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為汝誦經數偈。何故不放人也。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門。亦不得作聲。而心記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冑復罵曰。武昌癡鬼。今當將汝至寺中。和尚前了之。鬼亦擒子長。冑相拖度五丈塘西行。後諸鬼謂捉者曰。放之。向西將李我入寺中。捉者已放子長。故復語後者曰。寺中止有道人輩。何乃畏之。後一鬼小語曰。他能誦經。以此放了。便共大笑。子長達家已三更盡。

唐僧大行。入泰山持普賢懺三年。感大士現身。晚歲入巖室。陳意。隨手取卷。得弥陀經。乃日夜誦詠。至三十七日。觀疏鴉地上。佛及二大士現身。其前。

僖宗聞其事詔入內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年琉璃地復現即日而終異香旬日不散肉體不壞。

元如一菴者永嘉人姓袁氏先誕五日父夢一異僧持梵經至問何來曰五雲山問姓曰姓段問名亦曰姓段且謂後五日當再來留經表信至期果誕師頭骨斬聳目光射人年十五師事方山和尚出家受具久依竺元和尚得其要領住保福退居西湖庵十年道望益隆師早年發志暗誦首楞嚴經至第五卷得嘔血疾乃輟疾瘳一夕夢見所未誦經皆金書布空中厲聲讀之既覺猶存移時始隱故師再誦之此一經每日誦一過至終弗替。

宋岑闌梨姓楊臨原人於緞蓋寺西山泉側造誦經堂每誦金光明經感得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悉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餘頭皆馴繞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師以手摩將皆愈。

宋釋虔謙繼神照住白蓮一夕會弟子談香華諷普賢觀經阿彌陀經端坐稱讚淨土功德復告衆曰吾得無生日用有年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

如入禪定奄然而化。

勸善書卷九

五七

昔有官人擬赴懷州縣令為無錢作上官行李遂於泗洲普光寺內借取常住家錢一百貫文用充上官其時寺主便以接借即差一小沙彌相逐至懷州取錢其沙彌便與官人一同乘船至一深潭夜宿此官人忽生惡心不肯謀還寺錢令左右將一布袋盛此和尚拋放水中緣此和尚自勿隨師出家常持佛頂心陀羅尼經供養不闕常不離手所在之處將行轉念既被人殺殊不損一毫毛只覺已身被人扶在虛空中如行暗室直至懷州縣中此官人既到任三朝後忽見小和尚在廳中坐不覺大驚乃問和尚有何法術此沙彌具說衣服內有佛頂心陀羅尼經三卷此經功德不可具述此官人聞語頂禮懺悔便於和尚邊請本破自己料錢喚人向廳前抄造一千卷置道場內日以香華供養散施後勅加懷州刺史故知此經功德無量。

齊僧慧光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衆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唯願我佛

攝受。遂我本願。即彈指啓妙言。氣俱盡。

齊法琳法師。晉原人。嘗誦觀音經。輒一僧大身在前。建武二年。感疾。見寶樹下一佛。二大士像。坐蓮華上。琳大慰喜。夜半聞鐘聲。眾就視之。即席而化。

齊僧柔學。方等諸經。文宣詔至鄴下。柔唯以淨業為懷。亡之日。見化佛千數。室內外聞異香。西望敬禮。即時遷神。

隋僧慧成。居枝江。誦阿彌陀經。脩西方觀。三十年。常坐不卧。每入定。見淨土蓮臺寶樹。終之夕。人有夢垂蓮華上。隱隱西沒。

隋僧慧命。天台仙人。專志念佛。臨終。誡門人。精進淨行。眾忽見阿彌陀佛。領眾來迎。師隨佛後。向西而去。

隋僧智舜。廬山。踵遠公淨業。講觀經才終。即示病。見鸚鵡孔雀。念佛念法。皆微妙聲。告弟子曰。我今日往生矣。既而果遷化。時大業初歲也。

梁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觀中汎紅蓮於玉沼。初未見佛。乃即華上。傾心致敬。遙睇佛之金容。光輝遠暎。一夕見眾菩薩來迎。奄

忽而化。

宋常熟陶氏。寡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人授以蓮花。令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彌陀經。覺即能誦。不假師授。一夕帳幌光明。有彌陀像。立經函上。每誦經時。必於卷上。迸出舍利。積以成合。

魏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出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未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

貝葉經投火。一無所損。經乃放光。舉國敬異。便放達東夏。即放光般若經。是也。年八十二。依法火焚。而屍不壞。道俗異之。乃俱祝曰。若真得道法。屍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焉。

宋樂平檀源氏。唐富本農家子。而亦時時為人屠殺。慶元元年三月。白晝在家。有持文引一紙來者。意謂縣司公吏拒之曰。我小民無罪過。又不曾與人爭訟。何緣追喚。語未了。身已隨驅出門。回顧則仰卧地上。妻兒環之而哭。始知是死。即懇諸吏曰。不審以何事見抽。還可再生否。略不答。泣告再三。方云。照殺婦子公事。富答言。自念尋常不曾安踐踏虫蟻。只記屠了

牛十三頭猪二十口。若得放還，誓願改過。吏云：此非我，可主張。且到柰河橋頭，汝自告判官，乞檢簿，遂偕進。至一河邊，高橋跨之，緋衣官人執簿吏附耳曰：此乃判官也。兩大極穢，惡迎吠河津，不容人過。於是再拜致禱。緋衣為閱簿，曰：幾乎錯了。殺蟾子者，乃是彭富，與汝不相干。兼汝壽數未盡，當使汝還。富拜謝之。次，牛猪如所屠之數，各啣一紙，浮河而來。緋衣叱使去，仍命數卒遮護，戒之云：今再履人世，宜便改業，做善事，誦佛經。如不識字，但稱念佛名，亦得。遂合掌高聲念阿彌陀佛，不覺被人推倒而寤，死已經夕矣。從此不復鼓刀，專理田業，終身念佛不輟。

國朝湖廣黃州府蘄州黃梅縣四祖禪寺僧尚智，其徒曰法幢。初本廣濟縣民李雲隆次子。雲隆嘗於乙巳歲三月十九日夜夢四祖寺長老到家偕住，遂生法幢。洪武九年已十二歲，送寺出家。在寺專寫諸品經文持誦，并施與人。日念阿彌陀佛，不絕聲。十七年八月內，尚智同法幢往本家省視父母，在途遇舊識余高，余志五尚智與志五談論，既去。法幢云：此人無一點善念，尚智云：彼如此，孰能化之。法幢言：我能化之。尚智言：爾有何

道以化之。法幢言：我往生他家。尚智云：爾何輕言。法幢言：人人可為父母，後因事往黃州府回雲隆家，遂坐化。荼毘後，其指甲齒牙并原持數珠俱不壞，有舍利無數。時人咸見，作偈頌之。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夜，雲隆及尚智皆夢法幢言：性余高家託生。二人相見，皆言所夢而異之。明年正月初十日，遂偕往余高家，究其因。余高言：亦嘗於是夜夢法幢藏主到家，入第五男余志五房內。三人所夢皆同。余高乃云：他日若生男子，還送出家。是年九月二十日，果生一男子。尚智後聞其家生男性，視之，其子笑入懷抱，遂名曰善來。後歲餘，抱至寺禮佛，直入生前臥房。一徧認舊時衣服，呼之曰：法幢。即應。尚智又新製小直裰，藏放他處，即令尋取。二十六年，父母捨入本寺出家，仍以幢藏主稱之。今年二十歲，終日持誦法華圓覺等經。其父母家亦持齋供佛。今悉化為善矣。後召至京，詔仍舊名曰法幢。

吾每讀聖賢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凡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讀書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若有眾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自在之業普門示現神通力者當知是人功德不少。○呪是三世諸佛所說。若能至心受持無不靈驗。○受持讀誦陀羅尼者能成就八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萬種不吉祥事。○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敬奉三寶。口誦尊經。一切莊嚴。真法智慧不可思議。○能依吾教者供養轉經。魔鬼消除。九幽息對。見存獲慶。天下太平。○持此真文者。外伏魔精。內安真性。功霑水陸。善及存亡。○敷演教法。啓方便說。而為接引。當得福報。同證無為。○好學至經。功滿德就。皆得神仙。

感應

勸善書卷十

宋王文正公曾父平昔見故紙遺墜必掇拾洗以香水收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時曾母有孕。及期因得此夢。次日果生一男。遂命名為曾。後狀元及第。此則敬重聖賢字紙之報也。

宋饒州德興縣常豐村士人董性之母李氏。淳熙十二年五月。苦腹疾。是時村墅間多嬰此患。李疾勢日進。七月九日夜半。氣息不續。家人相守涕泣。棺斂衣衾悉已辦治。天時正暑。須臾即就木。翌日。矧刻微若。欠伸扶起坐。乃言曰。吾殆落冥境。初行平陸曠野。數里許。入大城。聞人聲嘈嘈。而眼界絕闊。一無所覩。自分必死矣。以口語心曰。吾受持觀音普門品經。凡三十年。未嘗少懈。今一旦入鬼錄。佛如有靈。不無覲幸。於是大聲疾呼。救苦觀世音菩薩。僅百聲。恍然若有以右手把吾左臂。而偕行者。纔三十餘步。漸覺光明如晝。乃一婦人。瓔珞被體。璀璨照耀。香氣芬郁。相好端嚴。吾知為菩薩。示現。告使救命。應曰。爾數已盡。緣善根素具。故來相接。宜急歸。勿留。更半。紀復相見。吾方作禮。敬謝。則舉火愈高。相距愈遠。指西方而去。遂

望幃蓋道前。金碧輝晃。使人蕩心駭目。按如夢覺。不知身之卧此榻也。自是康樂安平。後五歲。紹熙元年八月十七日。無疾坐逝。性之自為文記其事。

宋淳熙末。建昌走卒楊亮病。見兩吏持符追已。且索錢。亮怒曰。彼此是公人。如何從我乞覓。若要我去。只今便行。遽隨之以出。俄到官府。王者問生時。有何功德。對曰。身供趨走之役。每遇差使。不敢違程限。又曰。不問此事。別有何陰騭。亮始悟為冥司。曰。但念得觀世音經。又問更有何善事。對曰。小人那得一善可稱。但知守本分。不害人耳。王者命檢籍如所言。遂云。汝未合死。放汝還亮。得釋歡喜奔歸。蹶然而寤。已在棺中。死兩日矣。既沐浴着衣。以製孝服未辦。故就木待之。適聞有聲。急來看。則見欠伸如熟睡方醒者。掖起坐。汗流如洗。移時履地復常。年過七十。

元江陵府周道人。好善常持誦觀音經甚虔。至元壬午冬。與眾相約欲往他郡。未行間忽見門外有一鸚鵡作聲喚曰。莫要去。莫要去。似有再三丁寧之意。其人省悟。莫是觀音臺上。个顯靈報我。遂不敢行。他人不信而往。

者中途遇盜。盡被劫殺。獨此人獲免。

勸善書卷十

二

宋王球字叔達。太原人。為涪陵太守。以元嘉九年於郡失守。繫在刑獄。防鎖堅固。球先精進為善。至獄中。百餘人並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夜夢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云光明按行品。并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世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輪也。既覺。鎖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志。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而被原宥。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龍。孝建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出家。還俗後。長誦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事。唯至誠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晝寢。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双白鶴。集子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側。時復覺如美麗人。道榮起。見子喬双械脫在脚外。而械痕猶在。馬道榮驚視。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道榮曰。有所夢不。答曰。不夢。道榮以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尚慮獄家疑其



欲叛乃取械着脚。經四五日而蒙釋放。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為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息慈誦觀世音經。二僧俱暴死。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稍惰。僧情大快。快問沙彌往處。旣蘇。從南來至岐州。訪得沙彌。具問所由。沙彌云。每誦觀音。於別所衣淨衣。燒名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於斯驗矣。

宋慧和沙門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元嘉之難。和猶為白衣。屬劉胡部下。胡嘗遣將士數十人作謀。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謀衆離散。各逃草澤。和竄下。至新林。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所衣袴褶易其衣。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遊軍捕此散謀。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荅對謬畧。因被笞掠。尋將見斬。和自發心。使恒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沙至。而軍人揮刀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

宋江陵薛觀音奴。平生故事觀音。故得此名。每旦必莊誦觀音經。一二

勸音書卷十

二

卷。雖有事不廢。忽其妻病百藥不愈。薛誦經祈靈。益虔。妻忽夜夢一白衣婦人來曰。汝病乃宿業所致。吾以汝夫虔懇。故來相救。即於瓶中取藥少許。飲之。因忽不見。及覺口中異香不絕。自是頓愈。

宋元嘉初有黃龍沙門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脩苦行。與諸徒屬五十人往尋佛國。備經艱險。旣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齋經誦稱名歸命。有獅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誦經。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乃得免。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龍採甘草。為羌所執。時年大飢。羌胡相噉。乃置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者十有餘人。羌日夕烹之。唯達尚存。達被執。便潛念觀世音經。不懈于心。及明日當見敢。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遙逼。群羌奮怒號吼。羌各駭怖。迸走。虎乃前齒柵木。得成小缺。可容人過。達初見虎。噉柵。必謂見害。旣柵穿而不入。心疑其異。知是觀世音力。計度諸羌未應便及。即穿柵逃走。夜行晝伏。遂得免脫。

晉沙門釋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也。義熙中。嘗夢人云。君之年命當終。六

七。泰年至四十二。便遇篤病。慮必不濟。悉以衣鉢之資。厚為福施。又歸誠屬念。稱誦觀世音。晝夜四日。勤心不替。時所坐牀前垂帷。忽於帷下見人跨戶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褰帷遽視。奄然而滅。驚欣交萃。因大流汗。即覺體輕。所患平差。

隋沙門釋法智。為白衣時。嘗獨行。乃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然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唯法智所處。密身不燒。始乃敬奉大法。後為她與將。後狂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裏。乃隱溝邊荆棘叢中。得蔽其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遙喚。後軍指令殺之。而軍過。搜覓。輒無見者。遂得免濟。後遂出家。為淨國寺僧。一心念佛。一日。謂眾曰。吾生淨土矣。忽安坐牀上而化。有金光自西來。舟舟迎去。晉呂竦。字茂高。兗州人也。寓居始豐。其縣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巨石。白日行者。猶懷危懼。竦自說其父嘗行溪中。去家十里許。日向暮。大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常在前導。去船十餘步。照見溪中了了。徑得歸家。火忽不見。

勸善書卷一

宋政和七年。秀州魏塘鎮李八叔者。患大風三年。百藥不驗。忽有遊僧。乘與藥一粒。令服。李漫留之。語家人曰。我三年間。化主留藥多矣。何嘗有效。不肯服。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菩薩滿三歲。是夜夢所惠藥僧告曰。汝尚肯三藏。價誦我。却不肯服我藥。既寤。即取服之。凡七日。徧身皮如脫去。鬚眉皆再生。

唐三藏玄奘法師。西域取經。行至漠賀延沙河。無復水草。忽失手翻却水袋。千里之資。一朝罄盡。三藏唯專念觀音。夢見一大神。謂曰。何不強行。何在此。臥。忽然驚寤。遂前進行十里餘。其馬忽然異路而去。到一地。甘水澄清。遂就池飲。得存性命。玄奘尤明法華正典。日誦七遍。嘗於靜室聲誦。感天人下聽。齋講之時。禎祥合沓。

宋王氏女者。徽之姪也。父兄俱入關。徽之時在翰林。王氏與所生母劉氏及嫡母裴氏。寓居常州義興縣湖沈渚桂岩山。與洞靈觀相近。王氏自幼不食酒肉。攻詞翰。善琴。好無為清靜之道。及長。誓志不嫁。嘗持大洞三十

九章真經道德章句。戶室之間時有異香氣。父母敬異之一旦微疾裴與劉為於洞靈脩齋祈禱。是日稍愈。亦同詣洞靈。歷像前焚香冥祝。及晚歸坐於門右片石之上。題絕句曰。飲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及明有雙鶴栖于庭樹。有仙樂盈空。異香滿室。遠近驚異。奔共觀之。鄰人以事白於湖沈鎮鎮吏。詳驗。鶴已飛去。因因所報者。裴及劉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却為降鶴。以雪鄰人。勿使其濫獲罪也。良久雙鶴降于庭。旬日葬于桂巖之下。棺輕。但香氣異常。發棺視之。唯衣履而已。今以桂巖為道室。

唐時陳瓌會稽人。擢第入金門。尋釋褐。任長城尉。自少誦玉皇經。每至厄難。多獲護佑。至開元中。自會稽江行之東陽。大雨與二十餘船同發。乘風挂帆。須臾天色昏黑。風勢益壯。至界石竇上。水湧波擊。前二十餘舟皆壞。瓌急念此經。中流忽有一物如赤龍。橫出扶舟。因得達岸。俱得活。

魏銀山老人。饒州人。所居採銀戶逾萬。俱是草屋。迨和中。天火發。屋皆燼。老人所居其火不及。時州牧問老人有何術法。荅云。奉道年深。日誦玉皇經。不關時救火者。亦隱隱見神人在老人屋上。如防護者。

隋慕容文遠。病亡七日。欲殮。忽縮一足。遂蘇。云。被一人追入一城。見王者。問卿在生有何功德。文遠荅。貧家無力。可脩功德。惟一心念玉皇經。玉稱善曰。此經欲得聞之。遂延文遠上殿。設一金鉢。令誦經。忽有玉女。頂翠鳳冠。服紫霞衣。手指文遠。陽間所誦經本。露布其前。令分明讀誦。異忽不見。出門。唯有追吏隨行。登一高山。見城郭極高峻。烟火接天。黑氣溢地。哀叫之聲。不忍聞。叩頭求去。使者乃引回家。見形卧牀。鬼吏自後推之。忽然復活。

活。

唐竇德玄。麟德中。為奉使過揚州。渡淮。船見一人形憔悴。引一小童坐地上。德玄曰。天晚別無舡來。何不同行。遂至中流。見本人有飢色。與食。濟之。達岸。德玄上馬。同行十里許。問君欲何往。荅曰。我非人。乃東嶽君使往揚州。進奉使竇德玄。德玄驚怖。下馬拜曰。我即是德玄。涕泗請計。鬼甚愧。云。公客載設食。濟急。柰何。汝急誦玉皇經一百部。當來相報。德玄曰。世無本。

鬼使曰。鉢州靈仙觀道士尹嗣玄。有江本。可急索誦。言訖。不見。德玄遂回。

令人求經本晝夜不斷讀誦經一百部。因書卧夢見前鬼使來喚至一城殿門外。使曰且立此。當白王。既入。德玄於外遙聞王怒云。爾何故漏泄吾事。為他作計。令左右驅決其使。使出。袒以示曰。此乃為公致此。引入見王。問曰。公有大功德。筭未盡。人間秩滿。當生天界。召使送回。德玄問使者云。我將來官爵如何。荅曰。汝從此可改殿中監。六十四至左相。言訖辭去。後果如其言。

唐呂文展開元三年任閬州。信道。誦玉皇經萬卷。年衰牙落。向經懇請。牙復生如舊。時天旱。刺史令祈雨。誦經一遍。隨獲霽然。又苦霖潦。為別駕。葦嶽祈晴。立霽。又一夜誦此經。見屋內光明如晝。有王者數人。與諸仙眾。長跪合掌禮拜稱善。文展大驚。下座回禮云。文展無道。法得聖賢如此恭敬。罪當萬死。王者云。我等皆天人。魔王適向諸天見此人。間有光照燭。故尋光化身下降。云珍重而去。

宋臨安劉光家大富。無嗣。有貧道人以玉皇經來賣。需直百千。光謂價高。道人笑而去。數日復來曰。公心慕經。不宜吝直。光悟。以直授之。道人忽不見。光夫婦恭敬受持。是歲生一子。長而敏慧。年十八登第。官至朝奉郎。後以經本鑄石。

宋吉州城內胡汝賢。於咸淳壬申臘月始。每旦禮誦經。誥薦先世。祈後嗣。緣及一月。夢其父語之云。已生天矣。次夢道士。選宗子立繼。未幾妻歐陽氏。又夢道士抱付嬰孩。受之。而覺。隨獲有娠。於癸酉十月八日誕生一子。自此受持不懈。歲施此經。又值革運。兵疫盛行。汝賢親觀靈光大現。於是全家獲慶。

元江西瑞州邵夢虎。至大四年辛亥三月初十日。癸母。又於丙辰年。癸父。偶值交逢節氣。陰雨不止。誠恐行車不便。哀悼不已。發心許誦玉皇經。雨果立止。晴光普照。其時葬畢。又復大雨。前後感應不可盡述。當有善信。張法興。信此孝感。命工共鑄斯經。以廣傳施。

唐于季回舉進士科。元和八年不第。將歸。有道士勸云。秀才欲及第。何不持誦玉皇本行集經。終日與季回同出。言語忽失其人。季回遂神其事。後歸。遂求本遇御史大夫安儼之得之。日課一部。因春暇日。詣村大醉。欲還。

家至王橋店不敢進遂宿店下是夜月明如晝開步月下見一婦人顏色甚奇因與言語遂被誘去行十餘里至一村舍戲笑甚喧遂入升堂見五六人皆女人季回自念村舍安得有此絕世之色遂心中疑其是妖鬼乃默誦玉皇本行集經忽有異光從口出羣女急忙驚駭奔走但聞腥臊之氣蓋狐狸之宅也視之榛棘滿目季回茫然不知所適俄有白鹿色逾雪霜前行以導季回其口出光鮮奪月色逡巡達於本家深感經力勤誦不替。

唐任自信嘉定府人進士下第乃闔扉高卧不求仕進常持玉皇經潔白無點貞元十五年往湖南幹事見洞庭湖左有龍王廟宮殿樓閣極其壯麗自信將入其廟觀覽有人止之曰幸公無往其神躁暴不可輕犯每春秋二賽祭必三牲如其祭祀不謹則迅雷烈風雨雹暴降損人居止牛羊苗稼昔有人寓止其處屢為霹靂所震人皆畏其威靈莫有敢犯者自信謂曰吾受三天淨戒持始青妙典奉行正教以信待神神果有靈必應報我也言訖乃入廟內徘徊廊廡登陟臺宇是夕月朗天清風蕭蕭起戶外。

勸善書卷一

江水拍岸天籟響林自信乃於殿之西楹誦玉皇經其夜約三鼓間暴雨驟來霹靂震地自信乃安神定思閉目誦經俄而神風靜默雲洞無烟徐聞絲竹嘹亮車馬駢闐有人傳呼龍王至次有赭袍金冠者乘輿而來見自信乃下輿趨揖自信欲拜王遽止之謂曰公久叨道蔭不可思議未審參脩何典有此利益自信曰自少以來雖旦夕常持玉皇經而功勤未著耳王即稱善遂請自信同往不三五里乃抵一城玉關瑤池瓊樓紫閣寶樹奇花羅列亭臺王乃下輿辭自信入宮少頃義人數輩昇一高座上施碧几其座皆七寶裝飾又有美人數輩持毛錦地氍毹次第陳設須臾王出命自信昇高座少頃王后太子諸妃公主皆至圍圍四座王乃啓請自信誦經自信乃閉目合掌誦經數遍王引自信復入一殿中設筵會訖須臾出金銀寶珠莫可名數羅列于殿廡之下以遺自信不受云自信欲有所言願王聽納則勝於得寶矣王云願承教命自信云大王恃神威靈少不如意則兩雹暴降壞人居止牛羊苗稼春秋二祭稍有不謹降罰於民何也願王恤念黔庶使無枉橫之虞此臣所以勝得寶矣王曰敬承命矣幸

先生復為誠鄉人。而今而後。無險詖其心。不孝不悛。不仁不義。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掩是傳非。不敬天地。穢慢神祇。專行凶道。賤人成功。誠能改是。則雖清香淨水。瞻敬朝下。吾助其福。如其不然。雖祭以牲宰。吾不享焉。自信乃辭謝王。王及諸貴戚。乃送自信出宮。人見自信凌波而出者。人大驚異。自信乃集村落人衆。為傳王意。村人聞之大神其事。因請所誦之經。自信乃親為傳寫付之。及至家。家人大驚。云十日前有十餘人。荷擔珠王金銀。送至予家。後自信遂隱入青城山。莫知所在。

唐陳國竇公夫人。姓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遠罪福。常持誦玉皇本行集經。忽一日。夫人誦經未遍。而故疾發作。至半夜未愈。夫人自念。儻病不救。乃不能終經。遂欲起誦經。令婢燃燈。而火悉已滅。婢空回。曰無火。夫人乃自歎恨。俄頃三清堂內。煌煌有燭炬出。漸升堂堦。直入卧內。去地三尺許。無人執。夫人大神其事。驚喜。取經誦之。頓失所苦。家人鑿燧得火。燭光即滅。夫人自此尤更精心。不如葷血。日持五部。率以為常。後芮公病欲垂死。夫人前往看問。公語夫人曰。吾姊以誦經之報壽。得百歲。生好處也。

勸善書卷一

夫人問其故。云。司命昨日諭我。夫人當授紫陽公主。人間一紀滿。當往矣。我亦陰授天曹長筭官。後夫人壽九十有五。無疾而終。已前七日。隣人並聞異香。馥郁將薨於堂上。聞仙樂繁會。及出葬。靈柩前有仙鶴飛翔導引。自爾有鶴。結巢於墳上。時冬月守墳者。於墓側常得異花。豈非為道之善報耶。

唐元和十四年。己亥歲。朝請大夫。兼通事舍人。張承福。及靈仙觀道士李道真。皆受持玉皇經。後承福病。為冥司所追。惟至誠密誦是經。所追鬼吏悉皆不見。後病愈。竟享長壽。

隋大業七年。趙居易。常持玉皇經。未識戒葷酒。忽一日暴卒。三日復活。云初見二鬼抱文牒。追至一城門。頗巖峻。行五六里。見宮殿神衛甚衆。王當殿坐。或僧或尼。及四夷人。不可勝數。皆東西立。使者令居易最後立。王一一問在生作何善果。仍唱居易名。問曰。在生有何善。居易對曰。自少來持誦玉皇經。王敬起合掌曰。君功德甚大。最為第一。雖限盡。以持經故。當為申述。又曰。諸罪中。殺生最重。君以猪羊充庖。如何。即以長釘五枚。釘居

易吉及頭手足。每下一釘。金光罩體。遂不復釘。及有一長安人高純。稱是僕射高頰之孫。王曰。汝曾誹謗大道。令左右拔舌以犁。俄舌上有光高二丈餘。亦無所傷。王加嘆訝。問記掌福善童子云。此人有善在福簿否。曰。有。此人曾在黃童觀。帳設處。看玉皇經一卷。偶然而讀也。大有至誠。不敢忽略。况專心奉持乎。王即指揮鬼吏。速送二人出。少頃。與高純二人一時出門。行十餘里。與高分路而去。魂既返。居易遣人持書訪其家。驗之。彼家云。近已死還魂。遂捨家入道矣。居易以此專持。更不敢食肉。後因公事至驛。忽有一青衣女子。求哀試問。飢有何物可食。吏云。見欲備一肥羊。甚嫩。詰之。乃青野也。居易曰。我不食肉。遽贖放之。

晉劉滿者。河北相州人也。世以開食店為業。日病。亟於甲辰歲秋季。墮日。有青衣吏持東嶽牒來追。滿哀告。願與家屬訣別。青衣不許。驅之入城角東去。行荒野中。日色慘淡。如深秋日落時也。約行數十里。聞聞道聲。追吏曰。五道將軍。巡四世界。遂引滿入大林中。避之。林中有廟。曰舞陽侯廟。舞陽侯者。乃樊噲也。俄見高車朝服入廟。廟神皆起。滿問追吏曰。為誰。吏曰。三國

勸善書卷一

九

譙大監。滿曰。既為樊將軍。廟譙大監。何以居之。吏曰。樊將軍今在北方。真武位下。充都點檢。大監奉命守此。語未竟。忽見一人戴花擔酒。從東來。見滿而揖。乃滿鄰家子。忘記姓名。握手踰泣。問曰。我家人安否。又問劉滿。汝從何來。汝死矣。滿曰。吾不知死。但此吏追至。滿復問戴花人。見在何處。曰。吾充炳靈公下執事。甚逸。奉命送酒。譙大監汝待我於此。仍祝青衣曰。少留。既送酒至廟中。復出。問滿曰。汝在世積何善事。作何善果。我當為汝言。滿曰。醮謝北極。未嘗闕也。戴花人云。此亦善事也。吾先往為汝圖之。遂疾馳而去。青衣推劉滿行。行百餘里。見一土山。過山見宮闈巖盛。守禦人物皆鬼狀。如世所畫地獄也。青衣坐劉滿于門。等候須臾。戴花人復出。告滿曰。吾為汝問吏。言汝所殺物命。來索償。其辭甚寃。奈何奈何。吾有一事。汝能皈依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至心稱念聖號。庶幾有濟。門開。劉滿隨眾而入。至殿中。見蠻夷道俗無所不有。鴉鴨猪羊。見劉滿來。皆怒目。一言曰。還我命來。劉滿怖畏。恐懼。忘記聖號。正傍徨間。見殿之東角。有青衣童子。持一幡。上有金書。字曰。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劉滿乃記戴花人教。

念者連呼數聲。忽口中有紅光出。鵝鴨猪羊之類。盡皆從光中昇空而去。繼見黃雲蓋庭。有一青衣童子。持天帝誥命而下。仙官吏從跪授列班。如州縣捧讀赦文之儀。宣示於衆。滿但記云。劉滿殺生之罪。既能懺悔。可還其本壽。王及官吏再拜。青衣復去。王謂滿曰。汝當還矣。滿因請問世人作何善事。可免此來。王曰。凡道釋經所載地獄報應。一不誣。汝歸說與世人。孝於父母。忠於君王。奉行禁戒。讀誦聖號。不殺物命。不毀五穀。不從此來。滿拜謝欲出。有紫衣吏告王曰。劉滿既當還。當令見昔時造業之物。乃可放去。王許之。吏即付一卒押送。從殿西下。滿隨之。過廊廡數間。面北小殿。有官正坐。座後有一門。其卒驅滿扣門曰。罪人來。其門開。獄卒撮滿入。見一池內。穀米肉麪魚羊無所不有。臭穢不可近。獄主曰。汝認得否。劉滿曰。然。既是作業。自合食盡。方還。滿復念聖號。口吐紅光。將穢物皆燒盡。獄卒合掌嗟嘆。領滿復出告官。復付青衣。青衣相慶。忻賀言。汝自歸無忘。我可以錢財賤我。滿許之。行數十里。望見相州城下。淒水清淺。劉滿行觀。青衣推在水中。即覺。見妻孥環坐相哭曰。汝已死七日矣。滿急呼家人取紙。

勸善書卷一

帶荅謝青衣。既安捨宅為觀。傾家資塑造玉帝聖像。誦號不輟。及出家為道士。奉香火。妻孥為女冠云。

唐長慶三年四月中旬。前奉天縣尉馬敬任。滿歸蒲坂。住東石子坊。平日惟持誦玉皇本行集經。及一十五年。不惰慢。及到蒲坂。經數月。忽然見一神人。披甲狀。貌甚異。謂敬曰。爾既精心持此真經。何不詣延康宮東道堂。訪一持念女冠李霞卿。彼人姓名已係仙籍。秘藏此玉皇經本。持誦之功尤倍常。言訖不見。敬驚悚。汗流透衣。至旦乃詣延康宮。試為尋訪。姓李名霞卿者。果符神人所言。得遇霞卿。乃令童子入通。少遲。霞卿出。有瓊表玉質。出世之姿。脩眉俊目。有不可犯之色。所謂真神仙人也。既接坐。而乃問馬敬曰。有何事相覓。乃話及神人所言之事。霞卿曰。大奇大奇。密持是經已多年。無人得知。少府既蒙神人指示。霞卿焉敢隱情。乃命小師出。匣取至。乃跪而受之。將歸。勘舊所持經本。方知文句脫畧。即依法脩行新經本。其神驗頗異。無不感應。

宋李鑄。袁州宜春縣人。先任江州德化縣丞。初無子。虔心禱祈。受持諸經。



况於王皇經尤極究心。晝夜念誦三年。獲生二子。端平中。官于成都。北兵破蜀。惟鑄全家獲免。與經俱存。舟行往返。驚灘巨浪。若履平地。遂銜經本傳於東南。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平日處性不避強禦。忽一日坐廳。見亡者故吏抱一案牘。約數百紙。請相問曰。汝已去世。何由來此。吏曰。此陰府文簿。康成視之。即見人姓名而已。殊無他事。吏曰。此皆是來年兵死者。問曰。得無我乎。吏曰。有。吏檢示之。康成大駭曰。君乃舊吏。得無情乎。吏曰。故以此報明公爾。惟玉皇本行集經可託。言訖遂不見。康成乃求經。日誦不輟。明年朱泚果叛。迫陸康成爲御史。康成乃叱泚曰。賊臣敢亂唐室而污國士耶。泚大怒。令數十騎圍而射之。康成遂閉目持誦。玉皇本行集經竟無所傷。泚曰。儒者以忠信爲甲冑信矣。乃遂釋而去之。康成遂隱入終南山不仕。

宋乾德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治軍有法。有一衙校宋懿。倚衆不前。崔怒。命斬轅門外。時懿顏色不改。變衆咸驚異。是夕三鼓已來。懿復

勸善書卷一

十一

還家。妻子見之驚駭。疑爲鬼矣。宋曰。我初就戡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至今方醒。身卧衙門。因以歸家。妻子聞之。半驚半喜。候遲明。宋懿入謝。在衙軍吏無不驚駭。及尚書見。亦驚惶曰。汝有何妖術。能致不死耶。宋曰。素無妖術。然自幼專持誦玉皇經。日誦一部。昨因家人失曉。爲誦經愴惶。所以衙衆過期。崔問記得。斬時否。荅云。初擁到戟門外。即如醉夢。皆不得知。又問所誦之經。在何處。云。在家。急令取至。鎖鑰如故。即開鎖取經。經已爲兩段矣。崔大驚。亦自悔責。遂安尉。宋懿賜衣一襲。即降錢命工寫金字玉皇經一百部。永充供養。又於本州乾寧觀門。畫宋懿衙門處。斬不死并經文。作兩段之事。以警世人。信向大道之驗。

昔東梓州郪縣居民陳文達。生誦玉皇經。發心爲先妣誦及數萬遍。屢獲吉祥靈瑞之報。人亦見之。以爲常。又其鄰里親舊民庶。凡有危惡疾患。文達躬往誦經。則患者立愈。

唐開元中。盧重誨寄住滑州。忽晝寢。俄見二皂衣立階下。盧問爲誰。荅曰。里正奉帖追請。盧甚惶惶。間已見備馬於階下。遂不得已。上馬而行。回顧

見其屍卧牀上。方驚已死。悔恨不得與母親相別。行至數里。觀一門墻甚高峻。問此何地。吏云乃御史大夫院也。問御史何人。云大夫姓李名某。盧驚喜曰。吾表兄也。因入見之。問云。君壽已盡。未嘗平日有何善功。答曰。在生常誦玉皇經。李云。此經乃聖教之骨髓。其功德莫可稱量。盧顧見院左右網中。皆衣冠之士。數十輩。忽有頂禮哀告者。盧問此悉何人。云。乃陽間衣冠之士。不顧罪福。恣作種種不善之業。以致罪根深重。故陷網中。無由解脫。盧甚嘆憫。李云。聞君經功甚重。故命至。可為罪囚持誦真經。令脫苦處。亦君之福利矣。遂設金牀。命盧陞座。盧至心默誦玉皇經。至神呪品。已見網中罪囚半有出頭者。經終。俱出地上。或衣大袖者。或冠帶常服者。或馭車乘騎。或待步遲回。須臾悉皆隱去。盧亦復得還生。再延福壽。故知玉皇經。拔地獄者。誠不誣矣。

宋端平丙申冬。金兵犯蜀。有眉州丹稜縣東館鎮主人劉天澤。持誦玉皇經。終始不渝。是日其家已先遁。劉適在後背負是經。方出門。乃與金兵遇。自謂必死。拜以求免。且默誦寶誥。金人連發數矢。如有障隔。射皆不中。亟下馬殺之。未及追劉而馬逸。金人乃奔馬。劉遂解脫。

勸善書卷一

昔衡山縣武陽鄉同烏墟有程萬里者。持誦玉皇經。精勤備至。嘗為商往來蜀中。一日附舟出夔門。適江漲湍急。觸碎是舟。皆焚魚腹。獨萬里附一板。須臾達岸。所誦之經。隨身而至。視之全不濡濕。萬里乃發心創庵於所居之側。所食惟淡飯而已。自是終日持經不輟。

唐元和五年李元。任饒州司馬。有女居別院中。忽有鬼神驚悸而卒。顏色不變。其夫巖訪自秦州來。蒼梧見其妻恍惚行水上。而至。訥驚問。妻泣曰。我已死矣。公鬼也。訥駭。妻語之曰。此近北鴈浦村有巖夫子。教衆學。彼有奇術。公往告請。哀救。妾庶得更生矣。訥往果有巖夫子。拜詣哭訴。盡啓元因。巖初怒是狂來見侮。又拜泣。淚文下。巖又方謂曰。殺夫人者王將軍也。葬在堂西北柱下。為設醮。轉玉皇經于其柱下。則小娘子必當再生。訥因問求經。巖云。觀中有也。訥乃拜謝。疾往郡城。明旦到。具其事。白外父元。一取經設醮。經繞一部。半。女乃開目。尚不能言。及醮散。便言云。承君功德。何敢忘之。然此堂中柱下有王將軍枯骨一具。抱一短劍。君為改葬。劍請

便留以酬公惠發之果驗遂厚葬之留其劍元一遂寫經百部而施

唐張政豫州新恩縣人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見四人來捉行半日至一大江面甚闊度深三尺許張政細看盡是膿血政即密念玉皇經使者請止及入城見在世日勸令持經道士從署中出然結束奇異急迎拜道士乃罵鬼使如何不依帖妄追平人鬼使惶恐驚拜及見王王降階迎接道士上殿對坐道士曰張政是吾弟子被妄領來可速送還王曰畧俟勘對此人壽筭及祿簿道士神色似怒王見急索帖上判放去字道士乃拂袖起王即持道士手喚使者四人近前叱之皆著大枷縋列廊下道士同政出乃私謂政曰自此宜戒酒持經乃引政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中煮人痛苦莫不慘惻更有鐵牀其上燒炭炙人皆焦黑形容不辨西頭有三人枯黑頗似婦人佇立廊下向政叩頭云不得食不知幾歲政云我亦自無何得與你遂發頭斷酒乃引政回遂前淚水道士曰合眼以杖一擊乃活

唐霽勉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

勸善書卷十

十三

守健其勇署為牙將以兵士千人軍于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棄天子法文宗時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城鉦鼓震地飛狐人悽然不自安謂勉曰薊兵勢不可敵今且至其勢甚急願空邑以走不然旦夕拔吾城吾不忍父母妻子盡血賊刃之下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勉自度兵少不能折薊師之衆欲役邑人語恐得罪於天子欲堅壁恐一邑之民盡屠于賊憂既甚而計未決忽有探者報云賊且潰矣有粟并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奔垣望時星月朗朗見賊兵潰走顛蹙者不可勝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門縱兵逐之生擒得賊兵數十千得遺甲甚多先是勉篤信大道常誦玉皇本行集經既敗薊師多得其士卒勉召訊問之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十身長數丈雄俊可懼怒目吐吻掛金甲手執劍戟因見之盡驚駭汗流即馳走遠避安有關心乎勉始悟巨人乃飛天神王也益自竒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為清塞副使得非經之力乎

唐開化中有王少府者專心持誦玉皇經萬遍忽於一夕夢見仙人謂曰

子之念誦殊為精誠所惜本誤而功薄也王少府稽首告請真文仙人乃授之以廣文句一傳授訖送仙人出門光景如畫忽然而覺視室中僕吏猶睡乃呼而責之已明矣左右遽報曰今方夜半須臾漸漸光滅及旦王少府自異所見閉目誦之歷歷清暢轉益精誠自是每日肅心莊誦儼如對越未嘗少間或時夜誦之際彷彿如見神人左右侍衛一時好道之士聞其靈異並加敬信天寶初一日無病而卒忽見二鬼使來追遂隨行十數里至一大樹下二使同坐憇忽思憶玉皇經遂閉目誦之纔一部回顧二鬼使已不知所之須臾四人至跪告少府曰仁者修行有此利益向來追君二使已生天矣不知仁者崇奉何等功德如是甚大王少府曰吾但誦玉皇本行集經爾四人叩頭曰唯此功德之故也請為弟子誦之救拔若難王少府誦之部半開日又不見四人須臾空中聞曳甲之聲有一神人紫服披甲儀衛侍從甚雄前跪而言曰吾是五道冥司任頗重且貴然終未離鬼道願求生天彼六人者以公法力之故各得生天今請同出至弟子所居誦之異福蔭之餘也乃相隨至一陂澤方圓近十畝皆是罪

勸善言卷一

十四

人枷杻囚縛決罰訊問拷掠之所也神乃壘石為座禪與諸部從長跪座下合掌聽之王少府閉目誦之三部舉目四顧人不見惟有斷枷破杻繫鎖而已王少府驚悚罔知所適忽然有童子四人來云王請公速回亂我曹局文簿破我冥司枷杻數童子前導王少府入一空谷中遂生寶玉皇本行集經不可思議之力也于是太清宮王師及法師張承光聞王少府說三復敬嘆神奇之事深加敬異既皆同業各持本校勘文句多少並同如一本焉彼此相慶賀王師云吾此本受之於太清宮聖公王少府曰吾本曰夢遇仙得之張承光曰吾本受之於西王母寶篆尚存三人咸歡共觀其本經旨字數如一王少府遂捨家從隱逸三人乃同入王屋山修道。

漢李氏顯慶中太平州人孫壽獵于海濱遇野火延燎草木蕩盡惟有一叢草甚茂獨不燒壽疑草中有伏獸遂燭之竟不燃壽深怪訝乃即入窺視見有一埤塚蓋經天雨傾陷毀缺中有棺乃石焉傍記銘云大漢建平二年念玉皇經李氏女墓火之不及蓋由此也因念棺槨中必以經附瘞

馬。乃命鬚頭棄鷹在地。開函看之。其人身上之衣。飄飄然隨風而化。然其人綠毛蔽體。莫類人身。其髮堆蟠。露其面。手足爪甲。屈曲拳拳。冬長尺餘。其體溫若新死。壽始見之大恐悚。因出于外。覩其顏色。不變於壁間。有匣開之。隨手粉壞。果有經在內。其經匣幅。已皆糜爛。獨其經如故。壽見其神驗。因歸為造衣衾重葬之。自此壽更不復獵。遂捨家出來解脫道。

昔朱仙見夢昌州。何應龍曰。汝文章行業。雖達天庭。緣宿業未除。御筆批遲一紀。惟誦玉皇本行集經。可以消免。何公如戒誦持辛酉赴舉。大魁川省。又見夢簡州李鳴鳳曰。吾親書玉帝聖號。若誦持供養。當合榮顯高科。子孫書種不斷。李公誠敬誦念。甲子過省名冠四川。

宋周乾字亨嗣。其先涼江昭靈人也。咸淳初。教學於湘之攝江。後遂家焉。乾恪奉道法。崇脩齋會。敬慕玉皇本行集經。居常持誦。乙亥兵火。民居煨燼。家室淪散。妻為亂兵虜者。不知所之。至元中。歸附於元。乾思慕無已。迺夜焚香。仰天虔禱。誓誦玉皇經萬部。為祝曰。妻存則復。身完。聚。則以經力薦之。誓畢。遂虔心持齋誦經三年。晝夜不輟。至元戊寅冬。誦畢萬遍。是

勸善書卷十

十五

夕命道酬懺。中夜遽感異夢。至翌旦。有北軍一人。自嶺南征歸。乘舟下流。竟造其家。送其妻還乾而去。攝江之人。至今稱之。後乾夫婦居安數年。偕老而亡。

宋譚應乾。世嚴儒業。時鄉貢不舉。以宗督游仕嶺南。年踰耳順。遂居攝江。教學。杜門。退處。常以平時。參受道法。普施符藥。濟人利物。嘗受持玉皇經。宗盟道會。乙亥。兵革剽蕩之餘。父子解散。時翁年七十有五矣。避地於博濟壇。壇之左右。前後。罹兵刃者。橫屍滿地。乃翁執經。常讀誦於雷閣下。終日不輟。凡北軍往來。日以百數。見者驚嘆。皆曰。此老異人。戒勿恐動。或棄錢米等物。予之而去。是歲冬。殊于道士王希微之寢室。留頌於壁。其略曰。今朝脫蛻。博濟。魔王保舉。相迎。至元丙子。歸附於元。壇之道眾。稍覺旋集。塔戶視之。身體面目。衣服寢處。如故。略無毫髮之損。

元譚周者。應乾之子也。敬慕道法。常誦玉皇本行集經。至元丙子。歸元。後年已五十。艱險備嘗。性理頗悟。受持尤謹。每有叩禱。立獲感應。至元甲午。秋。携小价之醴泉。訪親假道。儲市。抵暮未至。止于渡北十五里石子塘。時

諸店行旅盈集。前見獨有一舍。父子偶處。往就宿焉。比寢方寤。聞忽聞肆中擊搏。門戶開闔。震響殊甚。若寇入室。其家父子俱各寂然。小价亦默。周欵枕靜聽良久。忽夢虜一室。焚香誦玉帝功德大之頌。厲聲琅然。未幾有人馳報。官人在門求見。及誦畢。忽一人襪僕。端簡趨進。拱立于前。竊視之。乃舊友也。周頷謂之曰。吾聞寂誦經于此。爾冒領鄉薦。何至以官宦給我對越耶。語畢驚悟。時夜將半。室中頌洞之聲俱恬然矣。達旦欲詢店主。不果而行。中塗价者以告曰。曷昔做館之榻。乃彼店婦縊死之處。以故無人托宿。吾二人者終夕賴無恐焉。方知所夢官人者。蓋此境里社神也。

元南雲黃德父。習諸吏道。敬奉道法。常夜伺家人寢後。於中宵人靜時。明燭焚香。持誦玉皇本行集經。祈禱多獲感應。至大德年間。捐財命匠于家刊本印施。玉皇經千部。一夕於夜半後。聞處中庭燃燈炳燭。對天焚香。誦經至下卷。未竟。忽烈風迅作。經燈燭俱滅。俄一人自空而下。竦立于傍。長可丈餘。衣襪戴帽。秉巨筆。毫芒光燦。口眼火焰燦人。莫能仰視。竊窺乃雷霆辛都督也。德父惶懼。俯伏謝罪。稽首至百餘拜。忽厲聲曰。汝若印經。

勸善書卷十

十六

成就。不可妄施與人。須令當面誦過一遍。字句若無差謬。方可授受。切勿輕易敬之慎之。言訖不見。時家人已寢。聞磬音久寂。亟命婢秉燭出視。猶聞滿室皆硫黃氣。未絕。德父危立庭中。汗流浹背。燭視大門。數重皆洞然。豁開由是去矣。自是德父不敢輕施。凡有請者。直令誦過方與。越數年後。德父即世。厥嗣繼志。所施經本亦令誦過方授。以是知經中所謂非人勿施者。其斯之謂歟。

元吉安路廬陵縣儒行鄉仙桂里吳宗琦。大德壬寅上元。為男日榮。初因患疹。後變風癩。手足拘攣。語言瘖嘿。諸藥罔功。宗珍發心許施。玉皇本行集經一千部。施經之日。其子之疾立愈。皆謂神靈之應。

唐丞相張謚。父齊丘。崇敬道法。常清晨更新衣于三清殿前。誦玉皇經一部。已積數年。略無懈心。時永泰初。為朔方節度使。一日衙內有一將。兵謀叛。恐事露未決。亟扇動心腹者數百人。就衙欲謀齊丘。齊丘偃退。閉行於小廳前。忽見有甲士三四人。持刀奔入廳之左右。僕吏亦驚走。齊丘縱步過小廳回顧。絕無人跡。疑是鬼恠。及入室。其眷屬亦驚呼。云有甲士數十。

人走入廳上齊立忙惶忽聞人叫云衙將謀叛亂直入恐傷主帥齊立聞之錯愕無所措良久十餘兵屹然而偃于庭舉頭張口投刃于地眾遂擒縛瘖不能言餘者俱首云適因衙將叛某等謀欲上廳殺主帥忽見廳左右有甲士四人各長丈餘挺刃瞋目呵叱電光爍人初如中惡皆不可近於是齊立聞之駭甚遂將叛兵根問依法施行齊立自後懇切虔恭禁戒葷酒終日持誦是經回謝神人擁護得解叛賊之恩此經所謂所在有飛天神王擁護之驗也

宋慶元間梓州寶珠會凡遇誦經有跛者王明策杖常至聽經一日至十方無量度人處似有壯力人拽其胸視之不見遂棄杖而歸人問其故明曰予二十年聽經方知說經四遍跛病積速皆能起行之驗

宋江州德化縣李信一開雜貨鋪每旦於鋪床上誦度人經一過寶祐年間其下偶頓二鷄母抱二十四鴨卵兩月不生一夕夢一羣人羅拜其前曰我輩今脫禽類得為人身皆拜超度之賜李寤而恠之曰視鷄抱之卵皆空殼矣

漢崔書者汝陽侯仲牟之後嘗謁白雲先生學脩身之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曰以財賤人財有數而人無厭矣以爵貴人爵既崇而人或驕矣何如示我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內有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書乃作禮承受至誠誦之厥後有使者馳一緘遺崔公曰子之先君念吾將此謝汝言訖使者忽然不見於是磨滅熟眎之果認得先君親札云感汝念誦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祖盡生天矣自後崔書之家念誦不絕

唐崔玄亮常持黃庭度人道德諸經未嘗曠廢其後以感通之至彌加篤勸去世之時入靜室諷黃庭無疾而化將葵棺輕若空衣焉人謂之尸解云

唐姚生者華原人也勿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啓中僖宗再幸陳倉遂近驚擾姚生為賊所迫夜走墮枯井中傷足求出來得乃旁有窰窟匿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飢渴足疾亦愈時襄王既平大駕歸關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夜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掇而出之具述經靈驗遂為道士居華原

唐汾州刺史崔恭小女崔少玄幼生時異香艷人端麗殊絕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于盧陞陞小字自列歲餘陞陞事閩中過建溪遂望武夷東峰中有神人乘雲而來告陞曰玉華君來乎陞問曰誰為玉華君曰君妻即玉華君也陞因告之少玄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耶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既退陞問之荅曰少玄昔居無欲天為玉皇左侍書賜名之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人每至秋分日即持簿來訪志道之士覈功過之實因為與同宮四人退居靜室恍惚如有慾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為君之妻忽已二十三年自今不復近附於君矣少玄自是獨居靜室往往有女真或三或四來詣其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恭既解印與陞俱家于洛陽一日少玄詣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四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勞之恩敢不救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庭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少玄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須臾有

勸善書卷一

十八

三朱衣自空而來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經月餘少玄語陞曰玉清真侶將獲召予為玉皇左侍書將欲返神還于無形余留詩一首以遺子子當記之其詩曰得一之元匪受自天太老之真無上之仙含影藏形出於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羨則真體性剛柔丹霄碧虛上聖之傳百歲之後空餘墳丘後叅以誦黃庭內景之功果獲延壽

晉李昌遐者後漢兗州刺史之後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灾護命經而稟性柔弱每為眾流之所侵虐忽因晝寢夢坐烟霞之境四顧而望熊羆虎豹圍繞周帟莫知所措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即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密衛於汝昌遐既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圍繞我者非禍患殃咎蓋經中所謂金精猛獸侍衛是經也

唐尹言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為宗姓之弟常潔身持戒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玄受陰符經至誠諷念為其常少記性願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念逾萬遍稍覺心力開悟因本命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遍忽了憶前



生之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  
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  
兒女聞之。嗚咽感動。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耳。自是兩家  
契為骨肉。黃寇犯闕之前。其二家皆在。

宋台州仙居縣城西王竺。有次男王淨。年四歲。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  
時生。因戊寅年二月二十三日。竺帶出閑嬉。被邪祟侵害。回家不能語言。  
至二十六日戌時身死。竺情切。發心命工刊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亡男  
王淨魂魄。再投母胎。復為兒子。果蒙感應。妻黃四九娘已卯春有姪。至于  
三月二十八日夜。夢到黃岩縣定光觀黃籙普度大會附薦所。同亡男王  
淨共轎歸家。夢覺胎姪微動。至十月十八日申時生一男子。捨在東嶽行  
宮。取名師回。至乙酉年妻復有孕。得病甚篤。四月二十八日。命工刊感應  
篇板。病則繼痊。

宋張道人。不記其名。天彭人也。家以酒業破蕩。遂慕道流。落於嘉眉黎雅  
間。口傳太上感應篇緣化以充旦暮。慶元元年夏六月。雲遊至雅安。有一

勸善書卷十

十九

茶肆。日供齋饌。道人念誦此經。雖為至誠。轉誦然止。能誦其半而未究  
全篇。每以為愧。數日前以疾卧於此。其月十二日早。忽然困絕。初死之時。  
見鬼吏呼之前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憲司。方入門。見飢餓者無數。又  
過一門。有一大庭。見庭下旌幟羅列。鎗戟滿前。有一人坐於廳上。遂引至  
前。問曰。你在生之日。誦太上感應篇。何故止誦其半。道人竟不敢答。又曰。  
汝雖有過。而亦有功。令還人間。更受苦百日。吏遂引出。謂曰。汝以誦經  
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還。若到人間。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誦念此經。  
即可免汝之罪。言訖。而覺時。學諭宋子止見之。道人具言其事。復泣而告  
曰。貧道所見如此。乞為作一方。便以太上感應篇普勸念誦。以願奉道  
之人。消災集福。一以少贖貧道不誦全篇之罪。乃知太上感應篇。其為冥  
司取重如此。

宋簡州進士王巽。於開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篤。為陰府所攝。比至一山。樓  
宇壯麗。金釘朱門。金字大書曰東嶽府。內則廊廡清肅。階陛峻嚴。有青衣  
道士數輩。如以職役於下。仰規較左一碑。高可丈餘。乃金書太上感應篇。

誦讀敬禮而出。復經後一所在。宛如官府榜曰。速報司。方竦然而身已至於庭矣。人亦衆聚。有繫縛者。有投容者。半可面識。各以善惡照對。所拘不相存問。俄聞呼。姓名曰。太上聖訓。汝既面覩。切宜遵奉。後此當持法戒。聞之釋然。其疾頓愈。遂終身崇奉不怠。

宋黃巖縣進士楊琛。觀刊感應篇。遂占助一板。甲子春。夢神人告曰。已排君在第二甲第十七名。意謂應在科舉。次日刊局發板樣。請金乃刊琛名。在第二卷第十七板。丁酉春。板將成就。刊局欲再作小卷。刊施本文。使人便於持誦。庶幾由誦而覺。由覺而行。進士沈球。因內子項氏有娠。多病。發心刊施。至三月庚申日。刊成。刊者捧板至門。項氏即產。不移時刻。母子俱慶。且無少艱。

宋汧門汪氏子。自番陽如池州。欲宿建德縣。未至。一舍間。遇親故居。留與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乘馬行。遂迷失道。與從者不復相值。深入支徑。榛莽中。日且曛。黑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深山古廟中。反縛于柱。數人皆焚香酌酒。拜神像。前有自得之色。禱曰。請大王自取乃高廟門而去。汪

勸善書卷一

二十一

始知其殺人祭鬼。悲懼不自勝。平時習大悲咒。至是但默誦乞靈而已。中夜大風雨。林木震動。聲如雷吼。門軋然豁開。有物從外入。目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犬蟒也。奮迅張口。欲趨就汪。汪戰栗。誦咒愈苦。蛇相去丈餘。若有礙其前退。而復進者三。弭首徑出。天欲曉。外人鼓肅而來。欲飲神。昨見汪依然。大駭。問故。具以事語之。相顧曰。此官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也。解縛謝之。送出官道。

昔有開食肆者。死為陰府。追去。冥官駁下。猪羊鵝鴨。取命者無限。又有數大鑊。臭穢羹汁。獄卒逼令食之。其人驚怖。即念玉皇寶誥。王即下拜。諸畜盡皆退去。鑊中羹汁已竭。王曰。汝有此善心。非惟能免自罪。抑且冤債俱獲。超度矣。更延半紀。可還人間。勸人持誦功德。不可思議。今世之人。如能信心。異日為護身符也。

宋樂平留田院僧仲脩。姓李氏。持戒頗謹。最善談誦孔雀經。僧輩罕能之。以故。邀請相繼。院近大溪。有寒橋。既峻且險。往來之人。常罹墜溺之厄。近住富者。視如他境。莫肯脩治。仲脩每過。時諷大悲咒一遍。及稱當界土地。

生歡喜七聲而去。一夕獨歸，聞有人相語，李大師來，已是十分醉了。如何過得此橋，有答曰：吾曹謝他回向多，合為致力。於是或扶其前，或策其後，暨到彼岸，仲脩因禮謝之。見累累然皆跳入水中，方悟為鬼物，謝其經卷之賜云。

宋鄱陽大塘湖洪媪，為其子納一幼婦，年十四歲，俗稱為童養者也。媪每夕挾之同寢，嘗以五更自起開房後小門，登廁至曉不還，媪尋叫不已，仍邀集鄰伍，徧處搜討，更不可得，遂往和衆坊，役黃見鬼山人占課，影黃書兩鬼，執一人云：此女只在住屋後，須急去尋。若過酉時，便落空亡矣。於是奔而歸，又不見。鄰叟汪公者，素誦消災呪，行坐弗舍，正把刀斫竹籬，作捕鰕簞，而吟誦南謨三滿多。母陀喃，忽聞籬內有人聲，就視之，乃覩女蹲坐其下，口鼻眼耳皆為黃泥塞汗，即報近衆救擊與歸，問所遇，曰：纔欲上廁，被兩箇婦人捉捺在籬叢裏，我望見婆與隣舍往來相覓，欲應吞之間，兩婦人揜我口，做聲不出。未久，兩婦自相觀言：多有兵甲人馬來，放手走脫。今知是汪公神呪之力，若遲一時辰，定壞性命，思之甚可怕也。

勸善書卷一

二十一

唐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輪呪，開元初，徒侶三人將適河北，有舡夫求載乙等，不甚論錢，直云：正爾自行，故不計價。乙初不欲去，謂其徒曰：彼賤其價，是誘我也，得非包藏禍心乎？舡人云：所得資者，只以供酒肉之費，但因長者得不滯行，李尔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供飲，頻舉酒屬乙，乙屢聞空中言：勿飲，心愈驚駭，因是有所疑。酒雖入口者，亦潛吐出，由是獨得不醉。洎夜秉燭，其徒悉已大斲。音汗，則息也。乙慮有非為，默坐念呪，忽見舡人持一大斧刃，可長六七寸，徑水倉中入，斲二奴頭，又斬二伴，次當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燭忽爾自滅，乙被斫三斧，背後有門，久已釘塞，忽有二人從門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於岸，血雖被體，而不甚痛，行十餘里，至一草舍，揚聲云：被賊刳，舍中人收乙入房，以為拒閉，及明報縣，吏人引乙至刳所，見岸高數十丈，方知神呪之力。後五六日，汴州獲賊，問所以，云：爾夕忽暗，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乙瘡雖破而不損骨，未幾平愈，如故。此特如意輪呪之功也。

陳時川蜀中有一士，登科者，因赴調投宿失道，至暮不遇店，一僕一馬，懷

惶窘怯。忽見一野次燈燭甚盛。羅列几案。五六客據坐。酒肉盈前。士就揖之。皆相顧有喜色。曰。我曹相聚。正恨冷落。得官人肯臨。可謂大幸。遂邀駐同飲。仍請居東向。士辭不敢。往復良久。竟處主席。且使著公服拜神。酌數盃後。髯者起。白曰。敢問吾官所能。士曰。本書生。竊科第。只解作詩賦。他無所長。固問之。曰。實然。與諸君昧平生。遽蒙延接。苟有薄技。尚何隱之有。髯怒發。語抵突。意若不善。士佯起如廁。跨馬疾馳。彼亦不追。逐行三四十里。且五更得孤寺。扣門。僧出問故。即推之出。曰。切勿相累。事既至此。已無可奈何。士垂淚乞救。僧云。君於道釋二典中有所習否。曰。粗記白傘蓋真戒。俄頃刀劍鏗然。飛集無數。士閉目默誦真言。又聞兵器戛擊。甲騎縱橫。而俱不能相向。迨天明。愈劇。逼暮方止。士飢渴憂危。始見僧來。招入寺。謂曰。此輩皆習南法。善入極多。每一歲必擇日具禮祭神。而餒其貺。然後較藝。或新得一法。彼此傳授。渠見君至。以為同業。故相待如此。既不如所欲。致謀加禍。昨日吾所不敢納。君者。畏其遷怒也。今不得有所施。彼諸人行且自促。豐咎。他日當知之。留至明日登途。沿路戈甲。芥劍以千萬計。悉剪紙所為者。白傘蓋者。三千一百三十字。在諸呪中。最為難讀。頗與孔雀明王經相似。僧徒亦罕有能誦習者。故妖魔外道。敬畏之云。

勸善書卷一

三二

唐長沙人。姓吳。征蠻卒夫也。平生以捕獵漁釣為業。嘗得白龜。羹而食之。乃遍身患瘡。悉皆潰爛。痛苦號叫。斯須不可忍。眉鬚手足。指皆墮落。未即死。遂乞於安南市中。有僧見而哀之。謂曰。汝可迴心念大悲真言。吾當口授。若能精進。必獲善報。卒依其言受之。一心念誦。爾後瘡痕漸復。手足皆生。以至平愈。遂削髮為僧。號智益。於伏波將軍舊宅。建立精舍。住持。南齊瑞安士人。曹鑿。字覺。少出家為行者。其家累世病傳尸。住門戶者。一旦盡死。無人以奉祭祀。鑿乃還儒冠。後數年。亦病作。念無以為計。但晝夜持誦消灾呪。日誦最多。至萬遍。覺三蟲自身出。二在項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狀。鑿恐畏不敢視。但益誦呪。忽頂上光如雷轟。失所之疾遂愈。

宋末。可以普救其弟。起以寶樓閣。呪。不甚深信。然旦起必誦三五十遍。

初未知其功效也。紹興三年夏，肄業府學。方大軍之後，城邑荒殘，直齋卒汪成，毋番宿室中，必夢覺。達旦方已，無一夕安寢，成殊以為苦。或詢之，荅曰：「被人掉髮，欲加箠，故呼叫拒之。」昶令徒於已房，猶不止。同舍生惡其妨睡，共議遣逐。昶試書呪語貼於柱，此夜晏然。由是一齋妖祟絕跡。其呪語即所謂「摩訶達哩吽撥叱」八字。但世俗所傳訛謬，寫其後口，而亦不得其音，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譯師言為證，自有大功。昶因悔昔慢，始薦奉之，秘其事。

宋晉江主簿陳舜民，被檄詣福州。未至三驛，已就館。從者皆出外，獨坐于堂。有婦人從東偏房出，著淡黃衫，靚裝甚濟。徘徊堂上，歌新水詞兩闋。舜民知其怪物，惟端坐持呪，殊不之顧。婦緩步低唱，其容如初。舜民益疾，誦呪聲漸厲。婦人乃默然，斂容趨去，遂不見。

宋全州朱推官，母王氏，朱道誠之妻也。日誦十句觀音心呪。時年四十九，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衣人曰：「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呪，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益壽。」王曰：「我不識字，奈何？」青衣曰：「隨聲誦記之。」乃曰：「天

勸善言卷一

二十一

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灾殃化為塵，久之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

宋大空悟法師，錢塘人。每誦呪時，身出舍利，所供像亦如之。天聖三年，慈雲欲以智者教觀，未入大藏。文穆王公擬達天聽，悟曰：「此非常之事，小子將助之。」乃繪千手像，誦大悲密語，誓曰：「事果遂，當焚此軀。」未幾，龕悟益加精勵，晝夜不廢。越歲，乃克如志。悟遂於前拉薪，盡屍在架，塗覆體儼然如生。衆咸異之。慈雲再積香木焚乃方壞，舍利無數。

昔僧寶通梵行精修，長誦法華經，陀羅尼品，稍有靈異。時楊橋村有趙氏家，妻為神所魅，請通持呪，通既至，神即現形，通告曰：「神在村中，合當與福，如何反魅於人？」神曰：「非弟子事，此乃部下小鬼耳。」遂呼小鬼至，前責罰趙妻，因此得差。續後趙妻之病，仍發歌吟，竟久，又告通，通又去。見所責鬼在病牀前，通曰：「前曾誡治，那得再來。」汝若不去，吾當誦呪，令汝頭作七分。如阿梨樹枝也。鬼叩頭求哀云：「不煩呪也。」從此病差，鬼不復至矣。

宋廬山李商老，因惰造犯土，舉家病腫，求醫不効。乃淨掃室宇，骨肉各令

齋心焚香持誦消灾呪以禳所忤未滿七日夜夢白衣老人騎牛在其家忽地陷旋旋沒去翌日大小皆無恙志誠所感速如影響非佛力能如是乎。

唐賢首國師謂塵律師云賢安坊中郭神亮暴亡七日方蘇當時被使者追至平等王處問罪訖引至地獄中見一僧教誦一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亮連誦數遍同受罪者數萬人皆脫地獄國師云此華嚴第四會中偈也塵遂取經檢之果見十行偈中最後偈也。

唐歐陽棗往徐州南五十里居家常誦大悲神呪一日到城薄晚方回不一二里已昏暝矣是夕陰晦約行三十里則夏兩大澍雷電震發路之半有山林夾道密林邃谷而多鷲獸爍怖懼不已既達山路雨勢彌盛俄見巨物出於面前繞十餘步長丈餘色正白亦不辨手足之狀但導前而行瓌恐悸尤極舊嘗諷大悲神呪欲朗諷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徧則能言矣誦之不輟俄失其妖去家漸近雨亦稍止。

勸善書卷十

宋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護山林神乃生縛獼猴以泥累塑謂之猴王歲月滋久遂為居民妖崇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佈聞其名遣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升木自投於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室尤甚於是祠者益眾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瘳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攝寺眾聞之亦撞鐘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日甚莫之或改長老宗演聞而嘆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既受報而汝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為誦梵語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入身猴足盈汚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繫兩手抱捧女再拜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寃之痛今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來致謝獲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元是佛靈光洞曜沒中邊聽偈已再拜而去明日啓其堂施鎖三重蓋頃年曾為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常深閉猴負小女如所觀乃碎之并部從三十餘軀亦皆烏鷲梟鴟之類所為也投之溪流其恠遂絕。

唐彭城劉載之儒家子脩辭學外常事此極香火不懈多寓京師少而神

氣怯懦。每驚覺。往往不悟。嘗遇蘇門道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呪。令持誦千遍。載之勤而行馬。絕葷腥。專香火。逆旅之中。亦拳拳循尚。自是無復覺悸矣。寇陷長安。在宣揚里。為寇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其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劔。性命憂迫。在乎頃刻。而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軍士之飾。謂之曰。勞役之事。吾為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而行也。載之疑為寇。兩試辭焉。此人引其手。若騰躍於空中。良久履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巖。層城煥麗。金樓玉堂。晉禽珎木。周環數十里。有謁者平冠褒袖。云大帝君令於廣宇。憇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飲。載之問大帝君所主何國。其未曾朝拜。忽奉恩勅。深所憂懼。仙官曰。大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大帝君也。上理北極。下統豐都。陰境帝君。乃大帝之所部。天蓬上將。即大帝之元帥也。君子冥心北元尊神。呪而值此危難。將陷鋒鏑。大帝閱籍。當在驅除之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述勤瘁之心。延壽三紀。使還於故里。爾頃之得朝謁大帝。叩顙謝恩於闕下。命

勸善書卷一

二十五

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良奏事行朝。具語其事。是則大帝之昭鑒。天蓬之威神。不遺毫分之善也。

唐王道士成。都雙流縣南。邑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常以卜筮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蓬呪。每入雙流市。貨符卜。得錢須沽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曉夕有人祈賽。長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無敢正視者。道士因飲酒回歸。入廟朗誦神呪。則廟堂之上。悄悄然。傍人眎之。無不驚駭。道士異日晨雞初叫。忽隨村人擔蒜。赴市。夜行至廟門。忽然倒地。倉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銜拽入廟堂堦之下。聞堂上有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內。念呪驚動我眷屬。道士心中默持天蓬神呪。逡巡却蘇。蓋緣其時與孽蒜同行。神兵遠其臭穢。而不衛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消孽蒜。人拋去。却來廟內。大詬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常誦道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聞神呪。我知非

白馬神乃狐狸精恠傍附神祠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為民除害遂志心朗念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無光透簾幕唯聞自撲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鄰近居人眎之唯見老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而斃自後寂然無妖異竟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呪勿得食蔬至甚觸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服一切鬼神故能誅滅妖怪也。

晉釋慧叡黃州人執節清峻叅學遊方至南天竺國界殊方異典無不洞曉秦主姚興召見睹其風韻含吐即大激賞稱為四海領袖昔法護譯正法華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妙法華至此乃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言過質耳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解高出若此也翻譯纔畢命叡講之叡乃品酌幽玄開為九轍一昏聖相扣轍即序品二沙教歸真轍為上根人三興類潛彰轍為中根人四述今通昔轍中根領解五彰因進悟轍為下根人六贊揚行李轍即法師品七本迹無生轍多實不滅為本釋迦不生為迹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八舉因微果轍即湧出壽量品九稱揚遠濟轍即隨喜品已下讀經流通也叡又著經序從房而出久之乃沒。

勸善書卷十

二十六

見大藏本經又有二十八品生起荆溪師稱大有眉目師回向弘贊善利願生西方臨終之日洗浴更衣燒香禮拜合掌向西坐卒時見五色香雲

梁釋慧韻年十二出家具戒遊京聽講以義淺乃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勝當夕夢採得李子數斛撮欲噉之先得枝葉覺而悟曰吾從學必踐深極矣後梁武陵王鎮蜀請於龍淵寺講見一青衣神拜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後法化盛行是年七月告眾安坐而逝。

唐釋自覺居平山重林院為鬼神講說者三年屢有祥感常發四十八願願因觀音大悲接見阿彌陀佛乃率眾建剎鑄大悲像四十九尺俯伏像前陳其願曰聖相已就梵宇已成願承聖力早登安養夜中忽見金色祥光二道佛及菩薩左右隨之佛垂手按覺首曰守願勿易利物為先寶池生處終當如願後十一年見天神雲中出半身謂之曰安養之期已至即如像前助法而化。

唐梓州僧智通俗姓陳歲出家為正道法師弟子專誦法華并以講授



住牛頭山。威儀奉戒。常有雙鷓來聽說法。講百餘遍。滿度放光。貞觀中。別衆而卒。合寺房堂。悉皆震動。變作白色。經一食頃。

唐漢源縣李錄事立常。往餘法師所。聽講維摩。時見一鬼。師問之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見諸

天。聞法師酒氣。皆四面而聽。餘即悔過。不復飲鬼。又曰。非惟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立常親獲見聞。遂筆記之。

隋釋貞觀。姓范。錢唐人。其母以誦藥師觀音求嗣。得師。師少有節操。舌紫羅紋。手現奇相。誦法華經。日終一卷。後師聽律超勝。前輩。後於靈隱山。建

南天竺寺。居焉。常講法華。以為心要。每盥洗。遺滴地。不為濡人。皆異之。一日。臯亭神。請講法華。感神捨祠為寺。有司馬李子深。請講涅槃。至現病品。

夢二人把幡告云。淨居天遣迎。續便卧疾。夢與智者同輩。翼佛還山。覺而嘆曰。昔謂六十二應終。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驗。生期畢矣。乃啟手足。時聞空中伎樂之聲。至于中夜。踟躕而寂。

唐僧鴻楚。永嘉人也。楚與昆弟器度宏遠。皆樂出俗。誦習蓮經。時大雲寺

荒墟。基也。昭宗勅重構。締師主成之。就而講習。梁太祖賜紫衣。號師讓。而不受。師立性寬慈。面無愠色。目不邪視。言不安發。講法華經。至五十遍。

一時講堂。忽生蓮華。一朶重跗覆華。香氣芬芬。衆駭稱異。又刺血寫是經一部。永嘉世世寶之。

隋僧法安。止建元寺。聽寵法師講博通玄要。又長誦法華。講四十餘遍。忽於講座。四角生華。叢有十餘枝。黃白相間。長五六寸。狀似蓮華。香光敷

蕩。華委切。或者疑是蒸潤所生。又過數日。復於都講牀側。及大衆坐處。生八九華。經一月。方萎悴。道俗聚觀。咸言講經之瑞。

隋僧惠向。姓劉氏。常誦法華經。兼解深義。後至淮陽江都。止故亭村。衆請講。是經。時年一百一歲。顏色猶壯。忽告衆曰。吾其去矣。言訖。合掌端坐。長

往。即瘞于銅山。後樵人。每於葵所。聞誦經之聲。一日。司馬趙恪。取道于傍。顧見蓮華。一朶。驚問村人。乃云。是向師之塚。恪乃令人掘之。見白骨一聚。唯舌宛然。赤色。其蓮根。從舌生焉。

隋僧灌頂。總持生於章安。吳氏始三歲時。使能隨母。稱三寶名。時共驚異。

因立小字名曰非凡。入道能日記萬言。既止。稱心精舍。長講法華。化流囂俗。神用無方。時有法龍村人。去山三十里。染患將絕。其子奔來求救。師為轉法華經。焚旃檀香。病者遙聞香氣。即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清溪。人徑不通。師往觀覽。留連不捨。乃發誓曰。若使斯地夷坦。吾當采此講法華經。曾未浹旬。白沙通湧。平如玉鏡。師僧先志。乃往講焉。又嘗於攝靜寺。講涅槃經。值海寇劫掠。師撞鐘就講。賊人見兵旗耀日。持弓執戟。人皆大驚。因爾退散。師以貞觀六年於國清示疾。而室有異香。告弟子曰。彌勒經說佛入滅日。香烟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言已而逝。

唐僧功迥。俗姓邊氏。六歲乞養佛。慈觀音之口授觀音經。即通十六遂其志。因入泰山。事弘法師。迥曰。拱默山林。乃一途獨善。至於維持餘寄。非化誘不行。遂南參止汴慧福寺。專以法華為時要。撰疏五卷。鎮常講敷。每講至藥草喻品。天必降雨。人皆奇之。所講法華。始末計五十遍。兼講餘經。未易悉舉。後竟終於是寺。未終之日。乃有異香光明。迥觀之曰。願承此瑞。往生淨國。所飲井水。終時偶竭。殯經數日。水還彌滿。

太初善書卷十

二十一

宋僧淨梵。嘉禾人。姓竺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而懷妊。生甫十歲。休勝果寺出家。祝髮後。湛謙三法師學。教得其傳。初往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遍。大觀中。結二十七僧。脩法華懺。每期方便正脩。二十八日。連作三會。精恪上通。感普賢受羯摩。禪事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鐘。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目其事。題石為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冥。見王者令檢簿云。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即遣使送歸。一日禪觀中。合衆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蒙韋馱天點檢大衆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果懺法不全。時姑蘇守應公。有婢為祟。所惱請師披戒。其妖即滅。葛氏請施戒薦夫。見夫遠師三匝而去。待制賈公。睹師道行。即補為管内法主。師住持十餘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

唐僧法融。俗姓韋。潤州人也。家世業儒。博通書史。然無經世意。日偶閑解。若暁。遂真空。乃棄儒宮。入茅山。改縫掖。而披緇。探頤此道。二十年間。專精匪懈。貞觀中。於牛頭石室。為四眾百餘人。講法華經。是時積雪滿階。忽於凝水中。現華二朶。狀如芙蓉。聚同金色。凡七日方隱。又宰公蕭元善。請

講般若感大地震動鐘磬香燄並皆搖颺至於寺外恬然不知又劉禹錫作師塔碑曰師之神功感旱麓泉涌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群鹿聽法矧師住牛頭日有百鳥銜花之供時四祖信禪師望彼山有瑞氣訪之果見公住菴多有虎狼之跡一言契悟傳佛大法自此應緣講經皆致靈驗

宋僧澄照名覺先世裔慈溪姓陳生而敏銳脫素於精進院師授蓮經一讀成誦披緇已後首入延慶明智之室復升天竺慧覺之門切問近思一家教觀莫不洞曉衆請住寶林院法華三大部聯環講貫授道無虛日靖康春大旱師對龍天講經即為三日之霖百里歡呼道俗感其神異為光明幢以表識之次遷延慶法席恢揚祖教戶外屢滿紹興八年追歸寶林作終焉計師化導外唯以法華為心要日課未嘗輟通誦一萬部方丈向深處築室號妙蓮堂安住其中彌陀經復持四十七歲正心淨業可謂專注後感微恙為衆說法安然而化

宋朱仲振居平江府虎丘寺前寺中作佛會衆皆來聽佛印禪師講演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朱因步入寺見其男女分列兩廊朱試聽間師正說到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解說極是分曉朱聞其言甚喜心中亦悔不早來次日午時朱在宅中偃息似夢非夢見一鬼使押六箇罪人中一婦女後門前過朱隨其後行次至一街巷轉灣有青布簾家鬼使引罪人揭簾而入徑至其厨下見竈上有桶罪人盡用鐵杓各桶內湯喫朱亦飢渴欲啜其湯被鬼使喝一聲噉聽佛法之人不得喫因此驚覺追思夢中尋至其地果見青簾朱詣其宅見一婦與丈夫對飲朱遂覺因說夢中所見未委使宅厨下有何影響丈夫云方見妮子來報書下雌狗生六箇狗兒五雄一雌朱大驚異後詰謝佛印禪師言其曲折師云汝喜得日前聽經之力豈不見鬼使分明說破聽佛法之人不得喫汝若當時不聽得山僧說此數句佛法一時喫了桶內迷魂湯陽間便放汝就入狗胎化為畜生身矣朱因師撥轉省悟遂禮拜請得金剛經一卷良家與持寒暑不輟身體輕健兩子雙補入太學年八十九歲忽發書請長老闍寺僧衆及道友八月十五日就家庭啓建金剛經會會罷朱請大眾入園內閑遊行到後園有古松處朱索紙筆作頌身體漸漸騰空徑上

